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22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

明 圓烛說　觀誰等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張懋德敘
    - 熊之奇序
  - 啟
  - 目錄
  - 住夔州新寧縣指月禪院語錄
  - 住夔州開縣棲靈禪院語錄
  - 住荊州府天皇護國禪院語錄
  - 住岳州慈利縣華嚴禪院語錄
  - 住澧州藥山禪院語錄
  - 住夔州新寧縣牛山廣福禪院語錄
  - 小參
  - 晚參
  - 示眾
  - 機緣
  - 法語
    - 示玄詞西堂
    - 示參原熊居士
    - 示三和張居士
    - 示自文禪人
    - 示玉莽熊居士
    - 示見莽
    - 示會極
    - 示古山禪人
  - 規約
  - 佛事
  - 書問
    - 與瑞環陳居士
    - 與笑一法師
    - 复笑一法師
    - 复若明請住德山
    - 复亮西堂啟教授

    - 复李修吉居士
    - 复元璧金居士
    - 复白拈張居士
    - 复困菴龔居士
    - 复淨土寺淨峨禪人
    - 复王方伯狄雲居士
    - 复長眉羅明府
    - 复懋中朱居士
- 頌古
- 分鐙偈
    - 付廣福大儀觀誰長老
    - 付洛浦慧月寂亮長老
    - 付金雞大仝照啟長老
    - 付棲靈頑石完矩長老
    - 付牛山見斯圓照長老
    - 付方城獅巖果霑長老
    - 付廣福可雲果霽長老
    - 付張懋德居士修之別號沒量
    - 付熊之奇居士平原別號止白
    - 付張允中居士則堯別號白拈
    - 付熊之京居士大原別號玄倩
    - 付胡齡祺居士是渠別號實參
    - 付張懋學居士二卯別號文禪
    - 付陳正道居士瑞環別號明珠
    - 付王珍居士思修
    - 付王裕甲居士玉澡別號海艇
    - 付熊之哲居士參原
    - 付陳道婆明玅
    - 付陳道婆明理
    - 付黃道婆明道
    - 付王道婆玄明
    - 付熊道婆玄印
- 雜偈
    - 山中吟
    - 翫月偶成
    - 漢豐道中
    - 示頑石矩禪人
    - 解嘲

- 示笑月初監院
- 睡佛池
- 一笑亭
- 示止白居士
- 示明峰監院
- 答生死真妄問
- 示若洒禪人
- 示孫居士從聞
- 示印石禪人
- 示明節禪人
- 山居
- 題宿雲亭
- 贈美若蔣居士杰
- 送竺微和尚還越
- 送知微禪人
- 示淨遠禪人
- 偶成
- 示月林禪人
- 過寶峰訪龍城和尚
- 弔煙霞道士
- 贈龍城本明徹和尚
- 示法曇禪人
- 破雪和尚訃至
- 含璞和尚訃至
- 鐵龍山十首
- 示中樹熊居士
- 示印文
- 示可雲書記
- 送允一壽侍者
- 示見宗
- 示長木棟侍者
- 示慧波玨侍者
- 與別眼熊居士
- 示熊爾錫孝廉
- 复白拈張居士
- 示甘使君六守居士
- 示翼如禪人
- 示雲海禪人

    - 示徐成宇居士
    - 示璧侍者等三十餘人
    - 法脈
  - 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敘

《指月園錄》成，社中諸子索余敘，適余病胃，不耐執穎倦睡去，夢入指月園問侍寮索紙，接手即呈空紙一幅於師，師曰：「也須道一句子來。」余即畫一圜相，師曰：「只是不道？」余曰：「向癡人不得說夢，打屁後教誰濾渣？龜負出來，喪性命於赤字；鴻已飛矣，覓指又於黃蘆。夜來八萬四千偈，只須四兩大黃下出；架上一千七百則，快索一把火苣飄揚。諸子聞於無聞，吾師說而無說，即使言前薦得有甚了期？」乃以手摸師額曰：「描看你面皮厚多少？」師遂驀頭一棒，曰：「賊！卻女深心奉塵剎。」遂驚寤，索紙疾書出來，向癡人前說夢。

崇禎己卯二月十五日，夔州府新寧縣嗣法弟子張懋德撰。

又

一色未立，萬籟闃然。當是時也，木樨無隱，砌蛩俱默；桃華不語，雞犬自恬。大千豈有壞時？諸佛何常出世？無奈勞勞多事，哆哆相承。教野老以還淳，洗素絲而求白，宜雲門之有憾，誠曹山之不如。寧知空外劫前早沒交涉？待爾破顏寒齒，堪作麼生？四十九年不自嘔卻，千七百則俟誰刪之？青冥云冤，白日走魅，況又有搏饑虎而求食、伍白澤以為妖，發烈火於滄海、興穢瀾於赤波？上之則奴隸祖禰，下之則奔走人天，徹底掀翻，憑空顛撲。如我臥龍老賊，恨不及生初一棒打殺，令奄有今日舉口禍生。休道以酉解醒，孰任鼓風揚焰？獨哂如許狂肆，莫謂無人識他，若不趁斯翻除，將必有時罵我。

夔州府新寧縣嗣法弟子熊之奇撰

啟

伏以吾無隱爾，飄來雲外古香；法亦非心，點破柏庭新翠。霜輪月轉，智無功處全章；捩目華生，指所標時即墮。況至借人牙後之穎，乃轉增我道眼之塵？自非吾師，孰續慧命？恭遇臥龍老和尚，撲破萬古虛空，推倒十世諸佛。三書扭折鼻孔，曾當場法戰古錐；一掌擊碎茶栝，輒尋常勘驗衲子。知馬駒蹋殺天下，乃龍象近出蜀中。懋德等，志合孔、釋之仝，力清朱、陸之壘，笑聞樨之從人借，陋見桃之自竟來。在懋德等，必不刺腦入膠盆；若吾師，無向虛空掘屎窖。幸來仝撾塗毒鼓，相將共坐多窯床。謹啟。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目錄

序二
啟
第一卷
　上堂
　　住夔州新寧縣指月禪寺語錄
　　住夔州開縣棲靈禪寺語錄
　　住荊州天皇護國禪寺語錄
　　住岳州慈利縣華嚴禪寺語錄
　　住澧州藥山禪寺語錄
　　住夔州新寧廣福禪寺語錄
第二卷
　小參
　晚參
　示眾
　機緣
　法語
　規約
　佛吏
第三卷
　書問
　頌古
　分鐙偈
　雜偈
附行狀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目錄(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一

住夔州廣福門人觀誰錄

住夔州新寧縣指月禪院語錄

崇禎戊寅十月朔到院。山門。云：「若論步步風規，則十方無壁落；若論重重關鎖，則四面亦無門。」以杖指云：「者裏合作麼生？大眾！者裏也好箇入路。」

據室。師拈拄杖云：「鐵人據鐵室、坐鐵座、拈鐵棒，且道作麼生施設？」乃卓一卓云：「生鐵鑄就底，到來也須頭破腦裂。」有僧便喝，師打七棒趁下。

劉兵憲、陳太守、李明府及紳士、護法請開堂。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九上萬峰，石中有玉；三登中慶，沙裏無油。若非撲碎窠巢，終是鼓鬻飯气。供養見住梁山太平禪寺破山明禪師大和尚。」維那白椎竟，乃云：「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從上來事總被者上座一椎喪盡了也，還有箇甚麼而言觀乎？」拈拂子畫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擲拂子，下座。

上堂。豎拂子云：「會麼？天竺玄猷，少林家法，盡向者裏露布，只是你諸人不肯領取，所以總成敗闕。雖然，門前縱是知音少，卻有秋風送月來。」

陳微一秀才送子出家，上堂。「父子儒釋，揮麈持錫，兩重公案，仝此消息。真亦非真，俗亦非俗。當年裴公送虎谿，今日陳子向指月。」

上堂。「除卻心性，是箇甚麼？欲覓蹤由，錯錯錯錯。具眼衲僧，如何摸索？」便下座。

上堂。「遊龍峰頂，猿鳥啼不二之圜音；指月竿頭，青冥顯無聞之般若。若能一一領得，則從上來事彈指圜成；其或不然，徒自疲困。」

上堂。「一呼便應，六室虛明；一舉便知，六處解脫。若當向上宗乘，全非第一義諦。既然，甚處與女相見？」乃擊案一下。

上堂。「蝴蜨生枯椿，千古之常事；指物與傳心，早落第二義。」良久云：「不是，不是！」

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良久，擲拂子云：「誣人之罪，不堪持論。」

上堂。「釋迦老人在你面門唱言：『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你諸人還見麼？」便下座。

上堂。僧問：「西來大意且置，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便打，僧喝，師复打，乃云：「一法不存，青山綠水，野艸閒華，頭頭不至。一念纔舉，塞北安南，人倫物理，歷歷在前。諸人向者裏如何究竟？若究竟得，我與女仝枕共被；若究竟不得，你向瀟湘我向秦。」

胡憲卿護法祈嗣，請上堂。師以拂子畫一畫，云：「無上玅道盡在於此；天地萬物盡在於此。如是，則憲卿居士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求男得男，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求女得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男女互生，生生不已，亦盡在於此。」复顧視左右云：「記取，記取！」張則堯居士誕，請上堂。師拈拄杖云：「諸

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寤得來底一塵不立；未曾寤底萬慮雲興。」良久，靠拄杖，喝一喝云：「水凍冰生。」
上堂。僧擬問，師便打，乃云：「指月家風，眼高一世，逢魔不怖，見佛不禮。禪不知參，教不解習。夜不挑鐙，日不埽地。哀不啼哭，樂不嬉戲。人若問著，不吐一句，唯條拄杖攔腮劈脊。」遂擿下杖，笑云：「且道是甚時節？」
冬至，上堂。「一縷麻線遮縷風，霜雪何妨滿道中？不燒榾柮地盧空。」乃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於此會得，參學事畢。」
上堂。舉拂子云：「會麼？此是指月于萬峰山中無會易地上三鍬九鋤掘得來底，鈍置多時，今日不忍被盍囊臧對眾拈出。」時維那便喝，師云：「不勞註腳。」
新法堂成，上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剎竿豎出雲霄，門頭橫厭海宇。所以感得龐居士說〈偈〉贊歎云：『十方仝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雖然，畢竟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底道理？」以杖畫一畫。
臘八，上堂。「臘月八，日正晴，放出明星刺眼睛。瞿曇老，作麼生？今古何曾有二人？」擿杖云：「不煩久立。」
上堂。「從上來事，總無多涂，若能直下承當，便是宗乘直截一路。既無靈利，只得引玄畣玅落艸商量，及乎究到頭來全無用處。大眾！佛不出世，祖不西來，還有是般事麼？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如今大眾盡是多歷江湖，久居林下，胡不體究？要待何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珍重！」
薦嚴，上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矣？莫是明德親民是道麼？莫是正心誠意是道麼？莫是修身齊家是道麼？莫是治國安民是道麼？莫是不睹不聞是道麼？莫是無聲無臭是道麼？莫是綱常仁義是道麼？莫是陞階正笏是道麼？大眾！向者裏試辨看。若辨得分明，不枉繹初衛居士為尚書清敏公薦拔之誠。其或不爾，更聽指南。」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鬼怕神符；貍奴白殺卻知有，狗咬枯骨。若明得此兩語，南泉落在下風；若明不得此兩語，大有事在。」
上堂。「雪色滿園中，寒風吹古瓦，故人不見歸，小鳥空啼野。」擊香几，下座。
上堂。「指月門下不是一切人棲泊處，若向者裏棲泊，焦頭爛額；不向者裏棲泊，亦焦頭爛額。」良久云：「者裏切忌說破。」

上堂。「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總不是分外事，但恐一切人向他門頭戶底無出身之路，所以今日不惜眉毛露箇說話。」舉杖云：「不可喚作渠。」
上堂。「佛法因緣不是小事，亦不是博知經史及一切子書、語言文字上求覓得底，只須向佛祖未出世、父母未生時明得，始稱參玄上士；不然，盡屬狂解，惱亂其性。何故虧？中峰雲亂起，澗底水潺潺。」
上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乃召眾云：「豕莊今日向指月門下賣弄伎倆，被露柱鐙籠曲折一上，只得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聞，卻來指月門下覓箇說話。指月也只得道箇：『巧伎盡時諸念盡，白雲散後見青山。』」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遂畫一畫，召眾云：「者是一，你作麼生識？若識得，設保萬事畢；若識不得，切莫向諸方道親見指月來。」
上堂。「一室虛明，不是時人遊戲處；一亙晴空，不是時人遊戲處。千峰秀色，不是時人遊戲處；萬華爭艷，不是時人遊戲處。何也？巴東、湖南與麼去。」
上堂：「認著是，痛與一頓；不認著是，亦痛與一頓。昨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得安南信。」以杖築禪床，下座。
上堂。「開眼便見，開口便道，雖是省力，若較從上來事，十萬八千在。何故？不見道：『分明月在梅華上，看到梅華早已遲。』」
上堂。「大眾！不可造次。若造次，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你坐與你臥；若不造次，貍奴白羖、水鳥樹林與你坐與你臥。」
上堂。「宗乘未唱，淨白地上有許多人坐臥自在自由，及乎我祖西來，弄出者場禍事。如今要坐也不得、要臥也不得、要自在也不得、要自由也不得。雖然，總是玄沙道底。」
解制，上堂。「解開布袋，如意自在，任去任留，了然三昧。紅華峰上正春晴，鵝城山下雲靄靄。」

住開縣棲靈禪院語錄

據室：「『若論者箇所在，也好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為甚卻道佛來祖來請居門外？者裏合下得箇甚麼語？』拋下杖云：『不圖打艸，且要驚蛇。』」
結制，上堂。僧問：「諸佛諸祖道不得底，和尚作麼生道？」師打云：「一棒碎微塵。」進云：「恁麼百卉逢春，萬華爭艷去也。」師云：「豁開柳眼，笑殺梅梢。」乃云：「風行艸偃，水到渠成，

本自天然，何假雕琢？纔擬議時，即錯了也。」以杖畫云：「將謂桃華深有意，誰知開後也徒然？」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地仝根、萬物一體？」師云：「釋迦曾稽首。」進云：「和尚恁麼道，學人如何委悉？」師云：「甚麼人教你如此？」乃云：「若論天地仝根、萬物一體，則人人本具、物物全章，無有大小方圖，亦非玄黃朱紫。到者裏，有無不得、是非不得、取舍不得、聖凡不得、玄玅不得、道理不得、言語不得、寂默不得，乃至真如佛性、菩提涅槃、賓主照用、玄要偏正、圜相、顧鑑、一字關、六相義、輥毬舞笏、打鼓揮劍、擎叉扣齒，千般伎倆不得。」顧左右云：「既總不得，且道作麼生纔得？有定當得底出來道看。」一僧纔出，師搖手云：「此是諸佛祕臧，無人能到，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便下座。
上堂。「萬峰青，萬峰青，春色壹壹物自明，百囀流鶯處處鳴。處處鳴，祇是時人不解聽，依舊可憐生。」
上堂。「臨江浪靜，石龍船載明月之珠；鹿渡煙消，漁父子釣蘆華之岸。一一是諸人出身處，切不可作竟話商量。若作竟話商量，西來大意埽地盡也。」
上堂。「盛山高映繡衣池，野鳥啼幽華落時，多少尋香逐嗅者，將心往往向深支。」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玅義，祇向一毛頭建立。敢問諸人，還識一毛頭麼？子規啼綠樹，牧豎歌青山。」
上堂。「紅塵[阜-十]裏，盡是談般若之處，若著意追求，便被紅塵盍覆，終無解脫之時。何也？總是鹿子蹋月。」
上堂。「臨濟喫黃檗棒，把髻投衙；百丈被馬祖喝，以酉解醒。棲靈也無棒打人、也無喝喝人，但只閒看，家家綠樹鳴黃鳥，處處青山覆白雲。」
上堂。「向上一路，理涉幽玄，旨外一宗，機貴神寤。所以先宗道：『纔著脣吻，便落是非。』大眾不可容易，莫終日只浩浩商量那箇書史可讀、那箇經論可講，教壞人家男女。且一切百家異說盡不是了道之事，若作了道之事，達磨一宗盡屬知解。」
上堂。「玉貴溫潤，道貴眼明，不然，終非至寶。故祖師西來，埽除知解，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今人不察，大失宗旨，不是於經論書史邊記取，便向孔孟老莊上孰讀。烏乎！殆不可教也。大眾！幸是無事，趁此時節做上一場，莫走向他家甕裏淹殺，可惜許！」
上堂。「演若迷頭，頭本不失；鹿子蹋月，月非真形。學道人向鏡中覓、景上求，縱百千劫有甚了期？大眾！棲靈門下不是厭良為賤，亦非抬捺商量，祇要識得根宗便休。」喝一喝。

上堂。問：「一為無量且置，無量為一時如何？」師云：「拂子千條線，香煙一片雲。」進云：「最初一句拈向一邊，末後句子請為舉揚。」師云：「卻說他不出。」進云：「學道也不是，參禪也不是，和尚如何為人？」師云：「腳跟下薦取。」問：「遠遠趨風，和尚如何管待？」師云：「放女一頓。」進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指地云：「者箇墔？」師云：「莫被刺眼好。」進云：「選佛場中及第歸，不入此者作麼生勘驗？」師打云：「速退，速退！」乃云：「道原無狀，法亦強名。鳥啼華笑，月色溪聲，鳳凰山下，鹿渡溪濱。既是恁麼不快，何必落艸求人？」

上堂。「昨日四，今日五，漁歌自放臨江渚，不是知音和不齊，祇緣來者盡下里。品字峰前，棲靈寺裏。」良久云：「一二三四五。」

太平專使送法衣至，上堂。舉起衣云：「大眾喚作甚麼？喚作僧伽黎，雞足山中薳沒也；不喚作僧伽黎，大眾有眼在。畢竟喚作甚麼？」以衣展開云：「品字峰前裁錦淨，盛山頂上繡雲飛。」

上堂。僧問：「石頭瓦塊轉法輪時如何？」師喝云：「是甚麼？」進云：「擊碎虛空，佛祖向甚處著？」師云：「屎桶裏。」進云：「空外劫前又作麼生？」師云：「者泰桶。」乃云：「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謹白參玄人，光會莫虛度。如今有不虛度底麼？曾憶當年騎竹馬，今朝便作白頭翁。」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柬擇，纔擬開口，便落是非。正恁麼時，如何是不柬擇者？」有僧便喝，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上堂。舉：「秀和尚：『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杲和尚云：『致令默照之徒，鬼堀長年打坐。』棲靈不然！」良久云：「忘卻了也。」便下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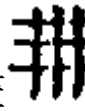
上堂。「生從何來看腳下，死從何去高著眼。不涉兩涂一句又作麼生？朔風凜凜，梅華燦燦。」

上堂。「長期短限，畫地為牢；究玅求玄，開眼作夢。所以道：『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大眾！正恁麼時，棲靈門下作麼生行履？」時維那便喝，師云：「者箇伎倆休拈出，不如隨分過殘春。」

上堂。「欲為師法，須有觀光，不可沽名飾貌，窺竊祖位，恐知者竊笑。古之人欲立叢林住持，必須推選有道有誠信者，庶不致有破敗事。近聞一種，不獨尠道及誠信，抑且無僧規，但藉勢以欺枉，醜態百出。烏乎！叢林之德風、釋子之節義，將何以啟迪乎？女等後來有箇因緣，切不可效如是事。」

上堂。「欲究向上宗乘，不可將心待寤。所以道：『莫只忘形與死心。』大眾！棲靈長老不是虛語，祇要一切人知箇下落。不然，髮白齒黃無了處，回頭依舊黑漫漫。」
解制，上堂。舉杖云：「生平惟與此相知，石榻談心到極微，轉眼纔經三四載，固陵回首又辭歸。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如是則行住坐臥、剎剎塵塵總不離此。據此而論，非去非住，難擬難思。其住也，春潮帶雨；其去也，野渡無人。雖然，又何妨鼓脣弄舌，說去說住；攜笻頂笠，打雨打風？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也。大眾！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清江浪裏春風急，楚水波頭秋月明。」

住荊州府天皇護國禪院語錄

據室。「據此室、坐此座、行此令。有時語驅耕夫之牛，有時默奪饑人之食。大眾！忽有箇二俱不涉底，如何管待？」以杖畫圜相，喝一喝云：「任是傾湫倒嶽來，棒頭喝下總按過。」
開盧，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萬峰頂上得來，嗅著則腦裂；天皇寺裏拈出，覷著則眼盲。供養破山大和尚。」舉杖云：「臥龍道者，譙氏一丁，生年十三，確志出塵。十五遊方楚水、吳門、衡嶽、廬阜、江澨叢林，沈溺教海一十一春，真妄差別，小大區分。末歸高梁太平門庭，三登九上，微契其心。中閒委曲，舉似諸兄。初上萬峰，火裏尋冰；次上萬峰，擔雪填井；及登中慶，少分相應。因辭歸來路，舉古人木人之句，一旦澂清。雖然，還有一事急著眼睛。」以杖畫：「落落景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雲生戶外荊門上，鶯囀林閒古樹頭。」乃云：「洞庭湖上，紫煙映日色之初；天皇寺中，鐘聲雜桂楫之響。諸般無礙，萬象何拘？若能一一見得分明、聞得分明，便是頓超之理；其或不能，莫笑好音空啼野，別有恩光一段奇。」
上堂。「佛祖竟界，參未透時，如銀山鐵壁。擬欲進前，撞斷眉目；擬欲退後，蹉過腳跟。大眾！祇如進不得、退不得，畢竟如何出身？如出身得，生生慶快，處處無依，天下橫行，大方獨步；苟或未然，二六時中，抖擻精神急尋出路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皇竟？」師云：「昨夜東風吹過去，今朝杲日送將來。」進云：「如何是竟中人？」師云：「密密無蹤跡，相逢喜帶顏。」進云：「人竟已蒙指示，無竟無人時如何？」師

云：「放女三十棒。」進云：「恁麼則從今會得祖師禪也。」師云：「莫錯認好。」乃云：「一光東照，智竟全章，彌勒、文殊為眾激揚。如何委悉？若委悉得，人人常光見前、箇箇腳跟點地，張七趙八直指人心，瓦塊磚頭見性成佛，鐙籠來露柱裏轉身、佛殿騎山門上出气。其或未委，天皇自道去也。無風荷葉動，畢竟有魚行。」

上堂。「從上來事，本自見前。」舉拂子云：「見麼？」擊香几云：「聞麼？天皇不惜眉毛，將百億須彌盧放在女眼睛裏，百億香海水灌入女耳孔裏，猶自嫌少。」乃高聲喚：「大眾！」眾舉首，師云：「討甚麼碗？」

上堂。舉：「僧問同和尚：『一大臧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同云：『有。』云：『如何是奇特事？』同云：『演出一大臧教。』新和尚云：『演入一大臧教。』杲和尚云：『演出演入即不無，若論奇特事，二大老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則和尚云：『叢林商量，皆謂大慧不肯二老，若恁麼商量，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大慧在。』」師云：「投子因風放火，不是好心；雲巖路見不平，亦非本分；大慧矢上著尖，翻成特地；天如不忍袖手，俛力為人。天皇如是處斷，且道還有曲直也無？」

上堂。僧問：「如今說箇甚麼即得？」師云：「者汞桶猶問話在。」乃云：「雨雪風吹上翠微，大功一色露全機，卻笑夜來人不識，層層包裹豈知非？如今還有知非者麼？有則出來道看，無則天皇鼓兩片皮去也。」眾皆側耳，師便下座。

上堂。有二僧出，眾齊喝，師一時趁散，復召眾云：「天皇門下須是別有始得。若只今日也喝、明日也喝，總是鬻飯气，有甚宗眼？雖然，二僧豈無見處？」

上堂。「也好箇時節。你道是甚時節？大眾！年頭便見雪飄飄，艸木層層裹碎瑤，凍得荊山寒透骨，思量嬾把舌頭饒。燒獸炭，酌香醪，一園玉竹臨空曲，數樹梅華映遠郊。」

上堂。「古佛未生前，一畫九相圜，中有一相是，何曾落正偏？」拈拂子作九圜相云：「還見麼？蒼天蒼天！」

上堂。「昨日也口吧吧，前日也口吧吧，乃至過去無始也口吧吧；明日也口吧吧，後日也口吧吧，乃至未來無終也口吧吧。如今四眾已集、寶座已陞，也是要口吧吧。你道畢竟為箇甚麼？如不會，待下座看。」

上堂。「天門山青，九溪水碧，唐虞之先，遺我今日。不知幾千億，猶問何消息？」

上堂。「昨日雨，今日風，昨日今朝事不仝。事不仝，張公喫酉醉王公，歸來叫殺三更月。大眾！為我道末後句看！」

上堂。驀豎拂子云：「見麼？拂子是佛法寶臧，能含虛空、能含塵剎、能轉法輪、能成佛道。你道如何相見？若以色相見，不得見拂子；若以聲相見，亦不得見拂子。畢竟作麼生得見拂子？」擲下云：「覷著則眼瞎。」

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豎拂子云：「者箇是相，還常住麼？饒你說根身器界皆如來臧，大地山河盡露法身，也祇是箇性常住，作麼生得相常住去？」

解制，上堂。「前年結，今年解，兩箇泥牛鬥入海，蹋碎龍王夜明珠，水晶宮殿雲煙靄。還有能知時節底麼？此處無人。」

謝兩序，上堂。「兩序大眾，光伴法化，無可祇謝，惟有一文大光錢，聊為兩序壽。」乃畫圜相云：「伏惟，伏惟！」

住慈利縣華嚴禪院語錄

據室。「設平地牢關，檻佛檻祖；布縵天網子，羅虎羅龍。」顧左右云：「不入者保社底出來。」有僧出，眾以手掩師口，師退身打一棒云：「是甚麼？」僧喝，師云：「不是不是！」又打一棒。

結制，上堂。「盡乾坤界是箇盧子，諸人卒難回避。若也回避得，一毛耑上驅雷走電、澍雨興雲；一微塵裏大抹高揮、神出鬼沒，總不是分外。設或未能，長連床上有鬻有飯，莫錯認好。」復舉：「蜆子禪師隱東山古廟。一日華嚴靜和尚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子云：『神前酉臺盤。』」師云：「兩人酬唱固是聲揚千古，要塞新華嚴口未在。何故？蜆子祇知門前撈漉，不知家裏臧頭；華嚴祇知騎虎頭，不知收虎尾。若是新華嚴，便與禽住云：『速道！』待伊開口，即與一頓，管教者漢一場敗露。新華嚴恁麼，你道古人還落節也無？」

上堂。「今朝六月一，熱得遍身白汗滴，萬樹熏風不得涼，陽烏銜火橫空偪。前堂伐鼓聲逢逢，古澗流泉劈箭急，祖師意旨已了然，兩堂上座識不識？若識，掉臂便去；若不識，待拄杖別通气息。」便擲下。

上堂。「如如原不動，動即成妄想，一物不能為，為者亦伎倆。不慕諸聖師，不落己靈網。大眾！是甚麼所在，許女妄承當？」

然律師請上堂。「自安上座春秋七十餘矣！僧臘亦四十餘矣。昔參方時，曾兩到金陵，得戒於古心大師，歸來行律亦有年矣！忽遇華嚴，深信此道，堅迎於本院，日究道玅。於是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始到安妥田地，可謂赤灑灑絕承當、淨贏贏無回互，還有箇甚麼戒體，持犯不持犯之元字腳挂於胸次中也？雖然，正恁麼時，如何是自安上座出身一路？」安一喝，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夏日炎炎，熏風徐徐，如何是清涼竟界？」師云：「熱出冷汗來。」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便打。問：「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竟界？」師云：「女未到者竟界在。」進云：「未審到得底是甚麼人？」師云：「吾若說此人，無女安立分。」乃舉：「龐居士云：『十方仝聚會』」師云：「不遠千里而來。『箇箇學無為』」師云：「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此是選佛場』」師云：「何必曰利？『心空及第歸』」師云：「亦有仁義而已矣！大眾！華嚴如是註解，且道還杜得龐公口也無？設或未然，還有一人為女通箇消息。」乃卓杖一下。

上堂。「記持名言，何生了道？柬擇聲色，何處求真？饒女講得恒沙法門、背得無量文句，也只是箇聰明學解，不如向聲色裏覓箇出身之路好。所以道：『聲是佛聲，色是佛色。』大眾！華嚴傾出了也，還有見得底麼？秋風柳上來，池底波紋起。」

上堂。僧問：「如何是華嚴家風？」師云：「一步未曾迻，十方在腳底。」進云：「築著一微塵，無邊瞋火發。」師云：「不是知心人，徒勞亂度量。」僧禮拜，師便打，乃云：「華嚴竟界不是小事大事比量，亦非頓說漸說可擬。女等後生欲究此宗大須立志，若不立志徒自殷勤。不見先宗道：『祇劫果滿，始得解脫。』」乃彈指云：「祇劫果滿也，且道還有解脫底麼？」

上堂。僧問：「從上來事，某甲還有分也無？」師便打。進云：「早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自謂久饑虛，不能嘗一粒。」乃云：「若論演說宗乘，何處不是？所以諸佛說、眾生說、山河大地一齊說，無有間斷。既是恁麼，又要華嚴說箇甚麼？」起身云：「不可節外生支。」

上堂。僧問：「和尚未見太平時如何？」師云：「滴滴不斷。」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光光不漏。」進云：「從此家風超世外，更無一事落玄微。」師打云：「秋聲處處響，木葉村村黃。」乃云：「釋迦掩室，固執難祛；達磨壁觀，癡頑太重。所以，是般事本來具足，不假修為。今時人不了此事，故他從上諸聖立種種名、說種種法，逗到如今總成病痛。雖然，不著本來衣，猶是玄談意。」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雨灑不溼鱗，意气天然別。」進云：「直截一路，請師再垂。」師云：「天門山帶碧，秋色暗中知。」僧喝，師便打，乃云：「秋風入慈昜，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有眼如不見。如不見，一聲猿啼腸欲斷。」

上堂。「祖不西來，早有者場禍事，何況西來？如今諸方老宿事不獲已，說箇有禪可參、有道可學，總是止啼之事，若作實法商量，未免道聽涂說。大眾！華嚴如是，且道是禍事？不是禍事？」起身云：「禍事，禍事！」

上堂。問：「從上相傳一路，請師直指。」師驀豎拂子，進云：「謝師畣話。」師云：「不唱言前，寧談句後？」進云：「不消彈指力，樓閣參遍時。」師便打，乃云：「不入彌勒樓閣，怎見家珍？未到華嚴聖門，安知法要？是以通方上士不拘一路一門，向上衲僧不足一知一見。若不如是，焉得傳持？如今大眾還知麼？從來參遍處，回首始知宗。」

上堂。「雕砂無鏤玉之談，落艸垂道人之意。諸仁者！向者裏作麼生領會？如領會得，不枉親見作家；不然，大有事在。」

解制，上堂。「華嚴今朝解制，兄弟東去西去，雖則理合如斯，華嚴一應分付。」遂高聲云：「者邊那邊，更莫回顧。」卓拄杖，喝一喝。

住澧州藥山禪院語錄

據室。「譙老師入室久矣！今日重新據座，就中一著乎坦，見者不可錯過。眾中有不錯過底麼？」僧便喝，師云：「胡喝亂喝。咄！」

開盧，上堂。僧問：「大眾雲臻，師登寶座，主賓酬唱，棒喝交馳，畢竟明甚麼邊事？」師云：「此去龍潭不易。」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此去龍潭不易。」問：「龍天擁出為扶宗，優缽華開世罕逢，今日陞堂如何指示？」師云：「拄杖五尺長。」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先宗固是直截，正眼看來卻似不是。若是今日，只須道箇青則青、白則白。噁！雖然，已是涂汙諸人了也。」良久云：「事無一向。不見先藥山一笑，應澧陽東去九十里許。如是則新藥山開堂亦有一笑布施大眾，不惟應澧陽千里萬里，管教闔國人成祖成佛。」乃大笑云：「會麼？」便下座。

曰事上堂。「雨灑風飄古殿腳，冬寒閉戶然枯竹，何期撾鼓要陞堂，曳杖強登曲录木。打喊讙讙，瞋火惡惡。本欲為眾說法，只是不成法度。」

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祇此一問也不消得。」進云：「怎知法身？」師云：「錯，錯！」進云：「和尚分上即得！」師云：「錯錯！」乃云：「鼇山露遮那之體，澧水瀉不二之音。若人識得，有口只堪挂壁；若識不得，總成孤負。」

上堂。壁侍者問：「古人陞座不吐一辭，此理還的當不？」師云：「毛吞巨海意，乖卻本來真。」進云：「打得血流出，如何瞋火然？」師云：「莫以荊山玉，比作衣下珍。」者禮拜，師打三棒，乃云：「古人陞座不說，今人陞座要說。不說而說、說而不說，牆壁瓦礫放槁光，玅惠空生何處著？莫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尚垂示一路？」師便打，進云：「不是某甲，幾錯承當？」師云：「以其自足，不如重出。」又打。進云：「領領！」便歸眾。師云：「可惜珍玉混泥沙。」乃云：「古佛心宗、衲僧肝膽，盡在一毛頭建立、一毛頭收歸，只是大眾未肯承當，所以在者裏早上上來、晚下下去，不自回光，卻成孤負。故先宗道：『京都鄴都浩浩，便是菩提大道。』大眾向者裏信去，不可更疑；若更疑，驢年去在。」

上堂。「大眾！有甚麼事隔礙，不如與麼去。藥山在萬峰六年，亦只與麼去。若不與麼去，不獨六年，即六年又六年有甚了期？雖從上有三祇果滿者、有七破蒲團者、有四十年不雜用心者、有四十九年尚自走作者，若不與麼去，亦只是箇勞生老漢，有甚可取？大眾！今日事不獲已，乃說如是！不可謂藥山重加箋註好。」

上堂。僧問：「動靜正迻時，本分落在甚麼處？」師云：「大地雪消去，乾坤一片明。」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適來為女道破了也。」乃云：「識神種艸，糞埽[阜-十]裏薶卻千箇萬箇未為分外。何故？若是出格高流，十年五載，時節到來，自然瞥地，放出掌天拄地之手，打開燿古騰今之燄。不勞矢鏃，海晏河清；不動干戈，太平坐致。如此，則超群越格即不無，正恁麼時，甚麼處安身立命？」卓拄杖一下。

師因患腳，上堂。「有時節掉棒打月，接竹點天；有時節海晏河清，風恬浪靜；有時節哎喲此一句，腳痛說不得。」便下座。

到龍潭寺，上堂。「一潭煙景，萬頃波光。子規啼落楊華，漁父全拋玉餌。者箇竟界且置，正與麼時如何指示？燒經臺上浮青靄，仙眠洲中落紫霞。」

到夾山，上堂。「未到夾山，藥山便有許多隔礙；及乎到來，藥山隔礙全無。既然，不落兩涂一句作麼生道？夾嶺雲生橫谷口，藥山月出照丹霄。」

上堂。「從上來，也有打者、也有喝者、也有百般做出者、也有一物不為者。藥山今日點柬將來，各欠寤在。」揮拂子云：「也是抑而為之。」

上堂。「雪色媚諸峰，湖光搖三楚，若作佛法觀，五五二十五。」拈拄杖，卓一卓云：「大眾切忌斲鹵。」

上堂。「一浦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樹烏啼，不知晴明。林下道人，當恁麼時喚作何事？」以杖卓一下云：「等閑莫灑兩行淚，恐染湘山竹上辨。」
解制，上堂。「九旬佛事今朝罷，垂示諸人無別話，東擿西拋任運行，路逢死蛇莫打殺。」

住新寧縣牛山廣福禪院語錄

據室。「從上宗師於此開蝦蟆口，說一二三四五，新廣福於此又說箇甚麼？」喝一喝云：「雲中纔見傾雷雨，澗底頻驚倒嶽機。」
結制，上堂。僧問：「從上老和尚施設盡是節外生支，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揮拂子云：「廣福無法說，拂子驀面揮。」進云：「早箇節外生支也。」師复揮拂子云：「莫孤山僧好。」乃驀豎拂子召眾云：「廣福三登中慶、九上萬峰，別無別得，單只得此斷拂子一柄，遇人問著便將指揮。」拂一拂云：「拂子頭上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閒歇，你道此斷拂子見箇甚麼道理便有如是神通、如是玅用、如是作為？你也須出來道看！既道不得，不可艸艸，且請出來秉戒。」
王珍送子出家，上堂。僧問：「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未審一子出家，為甚九族便與麼去？」師云：「闍黎！下一轉語看。」僧便喝，師云：「退後退後！」乃云：「廣福說法無處啟口，只好舉則古人因緣聊為證據。道玄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女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女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廣福論他千古之下雖是出群，猶有不盡善處，怎如思脩居士也。不恁麼問，廣福也不恁麼畣，自是另行一路。何也？他有男不婚、無女不嫁，何用團圞頭，大家相接話？雖然！廣福敢問大眾，且道此公與龐老用處是仝是別？出來對眾道看！若道得，堪為古今法眼；設或不能，不妨老實疑著好。」
上堂。「黃面老人自謂成道於天竺，雪峰老人自謂成道於鼇山。今日不肖 兒孫要問二老人成箇甚麼？」
上堂。僧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云：「當機不唱無生曲。」進云：「早知是錯。」師打云：「跛鱉漫追蹤。」乃云：「者件大事，佛祖唱不出、辨才詮不出、大眾疑不出、廣福說不出，惟有松風水月、瓦塊磚頭、艸木叢林、拄杖拂子當頭露布。大眾！直下領取，更莫回顧。」
上堂。「鵝城峰碧，牛山咄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諸聖頂門。昨夜文殊、普賢疑到五更，及至醒將起來，依舊可憐生。」

上堂。僧問：「從上來事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跛一跳。」進云：「莫便是不？」師云：「揚沙擦土底意非真。」僧禮拜，師打，乃云：「蜀魄啼柳，莊蜨舞華。若人於此聞得分明、見得分明，則不勞廣福鼓脣弄舌，即與從上諸佛仝一龕室，不然，孤負殺人。」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解制一句？」師云：「一聲牛背笛，山山任遨遊。」乃云：「諸方浩浩商量，且不是聚；廣福人人解去，且不是離。若作聚，三十棒打折驢腰；若作離，三十棒打折驢腰。」

上堂。「神會、圭峰尚斥為知解宗徒，而泛泛字句支講者豈能善乎？我此大眾倘有向上志，五年十年不雜一語，何愁不是佛、不解語邪？珍重！」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阿呵呵！誰管你簇錦攢華？阿呵呵！誰管你倒腸括肚？」乃拍膝一下云：「東風昨夜向荊南，千峰萬峰啼杜宇。」

上堂。「萬法歸一，刀刃上蜜，舐著些兒，血珠便滴。陷虎機，蠱毒食，見者喪，耳者死。」顧左右云：「且如何回避？掌上縱有返魂香，也須遠離三千里。」

上堂。「拂子好打蠅，拄杖好打狗，若作佛法觀，面南看北斗。蘇州有、常州有，怎如山門前、佛殿後？」

上堂。「剋期取證，非但高峰為然，雪岩老人亦謂：『女等諸人若能，七日夜脅不至席、目不交眨，一念無閒；若不會，截取頭去做澆屎勺。』此法從來得驗者不可勝紀，今諸人一夏又過半矣！不惟沒有下落，亦且妄想雲興。若不出來提過，期畢不得意，又道長老不道。」

軍中謝世，上堂。「有時大聲喚，有時小聲叫。道是苦苦，為甚與人仝？道不是苦苦，濫泥有刺。」顧左右云：「知麼？老僧無耑墮向刀兵獄裏，誰似三千年前雙林中右脅而臥？」喝一喝，端坐而逝。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一(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

住澧州洛浦門人寂亮錄

小參

熊之可、之奇、之京請為胡縣君對靈小參，師拈〈疏〉云：「第一第二總不足論，此是象山縣君生平底，付與沒量居士拈出。」宣畢，師云：「縣君早修淨業，持誦佛母準提；晚自知非，深究正法眼臧。乃於今年遣人求指訣，因教看箇『不是心、不是佛，是箇甚麼？』由是力參者三七日，忽然心識不行，言思路絕，將座鐵山撞倒，笑曰：『范縣君道：「元來恁麼近。」今果然！』縣君病革，召仲君平原謂曰：『女為吾報師恩德。』言訖，自在而脫。大眾！縣君如是，得不為長君、孔原等慶幸乎？雖然，正恁麼時，如何是縣君暢快一句？脫體頓超名相外，一彈指頃去來今。」

附請疏。伏以興化於親過奢，無勞集眾；天如於母太煞，不覺重言。子母俱到，情忘慈孝，遂立人極之。可等痛念亡母誥封安人、象山縣君胡氏，內政克修，曾見褒於天語；靜業夙具，常夢遊於梵宮。蚤稽首佛母準提，晚并心正法眼臧。已解人竟俱奪，但欠灑脫自閒。愧求事之未能，奈無法之可說。伏遇臥龍大和尚，人天眼目，幽明津梁，轉經有類多羅、修儀一如七佛。幸蒙飛錫，妄冀垂楊。秦國有落艸之談，已非因子及母；瞿曇申無常之偈，亦曰事亡如存。知從空放下不難，看對靈呼之或出。於斯識得薦母意，是則名為報佛恩。

明道黃道婆請為星拱黃映宿居士對靈小參。師拈拄杖指云：「見麼？星拱黃君其未死也，常聽我打葛藤；其既死也，亦聽我打葛藤。何也？盍崇禎庚午閒入我大覺法中，究心《楞嚴》少有入路，十年於茲遂成莫逆，自吾觀之，實非一生兩生結就者也。又常重建棲靈梵剎，欲期仝住，忽一旦擦手而去，豈复嫌於久住令人賤，頻來親也疏也邪？雖然，佛祖不傳之事猶未指破在。」复拈杖指云：「星拱黃君即爾儒者身，身無其身；即爾菩薩形，形無其形。虛空仝體，世界浮雲，生死晝夜，形骸旅亭。其來也，電光爍爍；其去也，石火騰騰。即見仝人作來去，原原委委亙常存。」時道婆斂手云：「哀哀！」師云：「作甚麼？」婆云：「為他黃君摘楊華。」師便下座。

熊止白居士請為余道婆小參。乃云：「止白得為吾徒，爾亦得為吾徒；止白吸盡香水海，爾方跳上須彌盧。」顧左右云：「者話且置，如何是道婆得力句？自從埽去雲空翳，一月千江總自如。」

張道婆請為通碧徐道臣對靈小參。云：「者漢方脫卻鶻臭布縿、炙脂帽子，便解向官潭渡裏泛石龍船，逍逍遙遙，歌滄浪、弄明月，與性空仝游去也。山僧也有首歌曲為伊助喜。」遂云：「知音人！知音人！流水高山共此心，石印寺前重論舊，鳳凰山下語猶深。折蘆葉，蕩秋會，斷送孤帆白晝雲。」喝一喝，云：「低聲，低聲！」

小參。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江村漁火發，照見夜行舟。」乃云：「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山僧看來卻又不然，未知有底，礦中有金；既知有底，金中有礦。所以道：『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莫道不知有底如此，即知有底愈要精進，除去無始劫來妄業流識，始有契證時節。雖然，當又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須是自家屋裏拈出，始得盍天盍地。不然，大有事在。」

小參。「放下著，莫妄想。如今坐立儼然，作麼生放下？莫是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一齊放下麼？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僧於此寤去。大眾！者便是放下底樣子。雖然，不可便作容易。只須去盡無始壅塞及見前流識，使胸中七穴八穿，蕩蕩地、灑灑地，無事無為，真正道人，然後乃已；不爾，都無利益。所以道：『割髮須及膚，翦叉宜侵體。』」

除日，小參。「學道人非一做便休，須是切之又切乃能窮高極深。古人在叢林久經磨洒，然後雖住得箇院子，人猶譏為離師太早，盍在師邊住一日有一日警策，故從上以今日為警策，謂一年十二月於今是盡月，一月三十日於今是盡日，所以鞭策道流，回光自照，若不如此，光會可惜。兄弟也有遠來者、也有近來者，仝山僧打者鼓笛，須要一番磨洒、一番光明始不負初心。不爾，於事何益？」

小參。「山僧尋常有一機，不與諸佛共、不與祖師共、不與天下老和尚共，且道與誰共？有定奪得者，不妨出來相見；如無，山僧自道去也。今夜且燒舊臘火，來朝相賀新年人。」

小參。「今之參禪學道工夫不得力、此事不得明，無他，盍為去不下身心，自生愛染；放不下家緣，自起繫念。繫念起則好食戀衣，愛染生則貪生畏死，所以不能自在，而生死際頭亦不得力，此之過也。兄弟家既辦翀霄志，來者裏仝甘澹泊、共守清貧，須是把生死念頭密密舉起、切切窮去，窮到心識不行、言思路絕，不待倒斷而自倒斷矣！」

小參。「若論本分接人，何須擔枷帶丑？無奈今時弊病頗多，師家亦只得隨例起倒，道箇此事不從佛祖經書邊得、不從他人口嘴邊得、不從靜悄地裏得、不從鬧轟地裏得，但除去見聞覺知、屏卻咽喉脣吻，見得分曉，自然不動干戈，太平坐致。不然，還須把不明

不會底做箇生法身父母、長道德聖胎，或行或坐必要覷透根源，如縣邑上撲地一驚，始可謂罷參絕學真正道人。」
小參。「囊留螢火，鑿壁引光，世出世雖不仝，向上心一也。棲靈門下既有鐙又有燭，參玄上士須著猛力。或大事未明、祖意未透，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自然蕩豁，可謂冷灰裏有粒豆爆、枯木上有支華發，豈不是衲僧家生平慶幸邪？天寒，勿勞久立。」
小參。僧問：「如何是五宗仝道一句？」師云：「棲靈寺外諸峰秀，臨水江頭一月明。」「如何是五宗別開一句？」師云：「江清河濁流今昔，岷嶺梁山別一宗。」僧喝，師便打，乃云：「春色晴明，佛祖體露；秋聲送雨，衲僧命門。者裏辦得分明尚無入路，何況者裏未曾發足？大眾！你道如何是究竟一路？處處子規啼不盡，家家月色照無聊。」
小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頭頂黃河尾氐江。」僧云：「才挽雕弓意，喊聲便震天。」師云：「彈子出紅盧，闍黎一命殞。」僧便喝，師打，乃云：「放開一步，步步登高；把住一頭，頭頭無路。所以，盡十方界只得無取無舍，始是佛祖轉身一路。若不如此，徒勞擔囊負缽、走東適西，有甚飽參時節？大眾！我廣福圜制之時，故以此進女大眾。若女大眾的欲明此一段大事，當須究竟，不可以少為足。古人三二十年始成道業，豈欺我哉？珍重！」

晚參

晚參。「此事不論僧之與俗、貴之與賤都行得，只是思慮太過，不能當下領取。如家居者，治生已遂又慮子孫，子孫羅列又慮科目，科目已登又慮名爵。名爵既極而世間事畢矣，方欲求免生死，則頭白齒黃，惡有餘年可進此道邪？如不家居者欲研四諦，至滅道可已又思十二緣，至還滅盡已又思萬行，至三觀尚矣又思正覺，至正覺方觀從前事業終是階級建化門邊事，惡有頓超之理？兄弟總不如向者裏盍卻，始得逕徑。」
晚參。「山僧有三轉語垂問，大眾切須子細。此事元來見成，何須別用工夫？不用工夫，如何得見成去？有時節要人作佛祖，有時節不要人作佛祖，者老漢是甚麼心行？至道無難，唯嫌柬擇，是何人語？若道山僧，孤負祖師；若道祖師，又成柬擇。」
晚參。「兄弟家都是多歷江湖、久參上士，不可只見一橛便謂禽縱殺活我已透得。古人常言：『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況未明大事即作自足想邪？何不趁此色力，百尺竿頭快須進步？忽然虛空粉碎，是時不待罷參而自罷參矣！」

晚參。拈拄杖召眾云：「有麼？」有僧便喝，師打云：「者樣底有甚交涉？今日不許喝，豎拳、豎指、左右旋、女人拜，種種盡是學來底，只須別道始得。既道不得，何不精進？不見古人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鬻飯是雜用心邪？又不見只愁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語邪？」

晚參。舉德山和尚住後因緣，驀顧左右大罵云：「看者汞桶把佛祖欺迮，只當笈中物，可惜當日仝事者不肯左袒佛祖，令伊肆意獨邁高風，今七百年來亦未有為佛祖雪屈者。山僧雖生晚季必不私徇，要為干城啟闢徽猷，胡不思先佛，天人莫上、眾聖中尊，豈可欺迮當物看乎？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可欺迮當物看乎？」复顧左右云：「兄弟還甘此說麼？若甘，德山放行早已；不甘，佛祖過在甚麼處？」有僧出，師打云：「不是不是！」又僧出，師亦打云：「不是不是！」一眾芒然莫識師意，從此內外，脅不至席矣！

晚參。「丈夫眉宇不作跛驢，為甚透脫不得？」有僧以腳打地，師打兩棒云：「做甚麼？」僧才開口，師复打云：「問意有宗，畣意攸仝，是女亂做得麼？且者學得底濟事不得。」又有僧從東過西，師亦打，云：「者汞桶，華嚴門下，佛來祖來一驗骨出，鐵額銅頭不敢跨門，況女溺床鬼子欲逞神通邪？」又打兩棒。

晚參。「山僧學道二十餘年，末上向萬峰山頂見箇無面孔老師，被他朝打三千、莫打八百，逼得到千里萬里無我無人，冷清清地忽地醒來。」乃舉杖云：「拾得者箇喚作佛法，從巴蜀歷荊楚，也曾拈示於人，只是無人證據；如今藥山寺裏新開盧輶也，拈示於人，亦無人證據。夜裏忽爾傷風，出气不得，衲被蒙頭，悶得通身汗滴，天明剛才蘇息，又被人問著，山僧無可措手。」复舉杖云：「又只得將者箇拈示，切勿道：夜來傷風，今猶噴嚏在。何也？者箇千聖不能傳，乾坤包不得，通身是手眼，亦少覷著者。兄弟！明見是箇拄杖，不從南山來，便是北山出，因甚道千聖不能傳，乾坤包不得？明見是箇拄杖，長則長五尺，渾身似汞黑，因甚道通身是手眼，亦少覷著者？者裏有具眼底，出來道看！」

晚參。「此段大事，就在諸人經行打坐處討取自是分曉。行時討取行底是甚麼，坐時討取坐底是甚麼；一行一坐，通身討取是甚麼？如是討取，則行住坐臥，法法頭頭自然綿密，誠能爾者必有倒斷時節。東院云：『一生不離叢林，十年五載不語，無人喚伊作啞漢。』豈欺人哉？」

晚參。「一口气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此博山大師語也。兄弟家將此一句頓在面前，行也此一句，坐也此一句；行住坐臥通身此一句。如是則手中捥著此一句、腳底蹋著此一句，眼中覷著此一句、耳裏聽著此一句，鼻頭嗅著此一句、牙關咬著此一句，未常少閒、

未常少歇，欲登佛祖階亦何難也？只是兄弟家不能信去。山僧昔年將謂此老魔魅人，今日看來，何等見成？何等簡易？兄弟家記取，記取！」
晚參。舉龐居士〈偈〉至「神通玅用，運水般柴」，云：「只如早上般柴時，還得神通麼？兄弟家如不會，不免從頭註破。『日用事無別』」師云：「還須知有。『惟吾自偶諧』」師云：「切莫認著。『頭頭非取舍』」師云：「是箇甚麼？『處處勿張乖』」師云：「要且不識渠。『朱紫誰為號』」師云：「任從滄海變。『丘山絕點埃』」師云：「光景中死漢。『神通與玅用』」師云：「你試道看！『運水及般柴』」師云：「三生六十劫。山僧如此，且道是肯老龐？不肯老龐？各請下一轉語。」

示眾

住指月禪寺，到院日，示眾。拈〈疏〉云：「此是沒量大人，將佛祖百千三昧總向不律頭上露出，倘不會，知事宣過。」乃云：「山中斫柴、澗下取水，自是住山本分，何故卻來者裏揭佛祖標格，用開盧鉗鎚鼓得三百五百，於叢林中鬧浩浩地？」良久云：「只因使符逼，非是彊出來。」下座。
示眾。「惡池見僧便喝，只在舌上用得；武陵見僧便棒，只在手裏用得。何似山僧全體用得？」顧左右云：「且那裏是全體用得處？」時維那云：「請歸方丈與和尚道！」師云：「歸方丈即不無，要且不見全體用得處。」時又有沒量居士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云：「當甚破艸鞋？」止白居士拂袖便出；白拈居士喝一喝；玄倩居士便掀倒禪床退身三步。師云：「千般萬般即不無，要且不見全體用得處。」
示眾。「大凡演唱宗乘，須具金剛眼、擇法眼、透關眼、超宗眼。具此四眼，始可用劍刃上事，坐曲彔床。有麼？有麼？」僧便問：「如何是金剛眼？」師云：「燒眼非關日，精靈絕景相。」「如何是擇法眼？」師云：「淘沙赤金出，漫謂白銅仝。」「如何是透關眼？」師云：「千重無留礙，急水打毛毬。」「如何是超宗眼？」師云：「上得瞿塘峽，始見眾山低。」
示眾。「諸方在浩浩裏傳持，藥山在物物上建立，所以在西蜀即說西蜀底法，在楚澧即說楚澧底法。大眾！西蜀且止，你道楚澧江南江北甚麼處是法？莫是艸木叢林、僧俗男女是法邪？料掉沒交涉。莫是風雲雨露、日月寒暑是法邪？料掉沒交涉。莫是前堂後殿、廚庫寮房是法邪？料掉沒交涉。莫是鐙籠露柱、瓦塊磚頭是法邪？料

掉沒交涉。莫是樹支子搖、牛尾巴動是法邪？料掉沒交涉。大眾！畢竟在甚麼處？道道看！」
示眾。「山僧者裏有時是水上葫蘆禪；有時是日中寶石禪；有時是色裏膠青禪；有時是水中鹽味禪。女等合作麼生會？」僧出問：「如何是水上葫蘆禪？」師云：「才欲進前看，轉便舉頭，早已失來蹤。」「如何是日中寶石禪？」師云：「新出河山光爛熳，燒空灼地景微微。」「如何是色裏膠青禪？」師云：「分明漢上無雲物，比擬來時翳眼睛。」「如何是水中鹽味禪？」師云：「晉人有舌應難辨，付與多情石女兒。」
示眾。「我此大眾江湖散人，聽吾偈句以為道根。不可放縱、不可死心、不可妄想、不可執情。不可四顧、不可合睛、不可妄認、不可別尋。不可憎愛、不可無明、不可自欺、不可非人。不可不說、不可動脣、不可執坐、不可長行。不可繫念、不可起瞋。無利益事決不可行，豪釐若犯，打出山門。」
示眾。「淨如珠、清如水、明如鏡、煇如星、皎如月、杲如日，厚如地、大如天、虛如空、深如海。今之人不惟不能洞蕩、不能深遠、不能光明、不能皎潔，且不識自心在甚麼處？是箇甚麼？近有一夥識神之徒升在高座，被人逼著便胡言漢語，非打即喝，幾曾夢見臨濟、德山竟界來？及乎教除去者伎倆更與相見，必也眼瞠瞠地似箇卜卦底見神見鬼，可憐生！胡不聞：『語不驚人，切莫開口；不識真人，毋認識神』之誡歟？珍重！」
埽龍潭信祖塔，示眾。「擎茶奉餅天王時，底事分明敢自欺？今日艸荒人變色，椎胸更去告阿誰？」顧左右云：「為甚如此？虛空休掘洞，平地起孤[阜-十]。」
示眾。「吾昔侍萬峰時，與象巖、破雪諸人作偈頌，比被老人訶罵，即自知非。今諸人入來未經一月，便欲逞才作偈，得不為眾中糟粕邪？如禁而不止，病在膏肓，難以救治。」
示眾。「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你道是甚麼人竟界？知與師齊，減師半德；知過於師，方堪相授。如今學人才向門牆邊張一張，便開口說是說非，此等人，佛謂之可憐憫者，閻羅王殿前依舊汗下，何益也？不如做到佛祖田地，出來說兩句光揚祖道，豈不謂之丈夫也哉？若是光景中、門牆上識得些子，便作者般蟲豸，不惟不能為人，亦且箭折弓殘於人矣！」時有張沒量向前作掌埶，師云：「放女三十棒。」士禮拜而去。
示眾。「莫妄想，見山見水是箇甚麼？」眾目定動，師喝云：「者裏那有閒飯養你者死獃禪和？」拈棒便打，眾淚下，師云：「會即會，淚甚麼？」复打板頭一棒，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因事示眾。「昔在中慶萬峰時，知事常差負薪汲水、耕畬種石、剝筍采茶、打碓牽磨。知事訶責，於時只不與之爭，然後始得己事了辦。兄弟家念生死，來此聚首，即般幾束柴未為分外，何小逆竟便打不過？如此是不能放下無明種子，如來訶為可憐憫者。不見曹溪掌碓、雪峰執炊、溈山諸老皆出行門，豈盡不及兄弟也？即如長老順慶名族、縫掖子孫，曾二十年苦辛，豈亦不及兄弟也？快須放下，莫慚惶殺人好。」

示眾。「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天皇亦常道：『諸方易見易識，我者裏難見難識。』何則？不見道：『佛法不是小事，要在做到行到方知受用。』兄弟家如欲得者箇受用，用心須是微細綿密，不可因循。如用心細，自然日劫相倍；用心密，亦自然日劫相倍。所謂生死心切、向上心堅，自然日劫相倍。兄弟家肯依此言，必也窮高極遠，透徹精微，發用闊大，語句驚群。雖然，猶有一機尚要會在。」

示眾。「兄弟家喚甚麼作道器？若聰明之士舉起便知底，則世知辨聰如麻如粟，此等尚與情念黏著不能遠離，稍有粟米粒事在胸中，日夜不安，心神攪亂，趙州謂：『諸人被十二時使。』正為此輩發藥。兄弟家何不趁此鬻飯有喫，把自己不明不會底，急急回光返照打起精神，只要做到放光動地始可歇下。如德山見龍潭後，拈一條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者才是不負行腳，向上高流。時寒，珍重！」

示眾。「學道人志須堅、心須固。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如金如石，風吹不入、雨打不溼。到恁麼地，生禽佛祖、活捉衲僧，豈是分外事？雖然，還有一著不與道在。」

示眾。「日月高縣，乾坤倒卓。露柱鐙籠，一動一靜；磚頭瓦塊，或坐或行。正與麼時，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利害在甚麼處？曾經一中穿楊箭，乍見松毛也皺眉。」

示眾。「拓缽出，低頭入，伶俐漢，勿輕忽。瓦子鼓琴、蝦蟆和曲，磚頭驚起上月窟。」复云：「虛而盈、剝而复，若得絕後再穌，其宗不致寥落。」

示眾。「諸方則難參易學，藥山則難學易參。所以藥山接人，不須濟下玄要、洞上君臣。」拈拄杖豎起云：「見麼？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機緣

張則堯居士問：「如何是落艸句？」師云：「此去牛山一里許。」「如何是直截句？」師云：「牛頭牛尾顛倒顛。」士信入。

開令萬時公問：「父母未生前不問，四大消散時如何？」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公禮拜。
師睡次，有陳瑞環居士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枕鶡鼾眠自足。」士云：「意旨如何？」師云：「曾無俗客到山家。」
問：「臘月三十到來如何？」師云：「雪抹山河皎，竹燒節候催。」進云：「新年佛法如何？」師云：「烏雅巢霰，錦鯉臥冰。」
問：「如何是體中玄？」師云：「華愛談經名解語。」「如何是句中玄？」師云：「龜毛掌破水中月。」「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菱角尖尖三箇叉。」
師問新到：「女住甚處？」僧云：「白雲寺。」師云：「白雲也有事。」僧無對。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低頭云：「囚！」
古山問：「某甲一向自謂有箇入處，及舉『如何是心』又去不得，過在甚處？」師打云：「是甚麼？猶問過在？」山禮拜，師复打七棒云：「棒下無情，聾瞶皆驚，你欲思量，千生萬生。」
問：「大千世界一微塵，如何是一微塵？」師舉首云：「是甚麼？」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揭諦，揭諦！」
問：「如何是空王殿？」師云：「橫三豎四。」「如何是空王佛？」師云：「一二三。」
問：「明歷歷、黑黍黍，是箇甚麼？」師與一蹋蹋倒。僧起复問：「生死不明，再乞指示！」師掌云：「者無血性漢。」
師問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隨以手指地云：「者是甚麼？」僧無對。
問：「法堂前即不問，方丈裏如何？」師云：「五眼莫能見。」云：「威音王後亦不問，威音王前如何？」師云：「四野青青一片春。」
師開堂日，張沒量居士請書雲堂額，師云：「擦佛處。」乃以衣袖左右捲云：「山川也是！艸木也是！」士作虎聲便出，師云：「者俗流也有點气息。」
師與胡是渠居士論次，師云：「文章雖居士，佛法須山僧。」士云：「互用得麼？」師云：「居士哭，山僧笑。」士便出去。
師與張文禪居士避暑牛山，師云：「何不脫衣冠？」士云：「禮也。」師云：「將謂你是箇人。」士叩齒而去。
師與熊止白、玄倩山行次，師指樹云：「喚作甚麼？」白云：「黃荊也不識。」師云：「綠葉因甚道黃荊？」白乃作舞。師复問倩，

倩云：「是甚麼？」師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倩亦作舞。
佛侍者問：「某甲為甚愈參愈不得？」師云：「挑鐙撥火，是甚麼道不得？」
師問婆子：「你是甚麼生底？」云：「某年。」師云：「那箇是甚麼生底？」婆無對。
師夢入萬峰室，峰問：「佛祖在甚麼處？」師便作掌埶。峰云：「不得動掌，在甚麼處？」師又舉掌云：「好不識羞。」
師過烏雅山，問主僧：「山名甚麼？」云：「烏雅。」師云：「為甚不飛去？」
師問僧：「從那裏來？」云：「金雞。」師云：「來時金雞啼也未？」僧無語。
德山僧參，師云：「金剛祖師道甚麼？」僧沈吟，師便打。
問：「門外人即不問，如何是門裏人？」師厲聲云：「眼瞎那！」
僧喝，師云：「好喝！」僧禮拜，師便蹋倒。僧起欲語，師云：「住！住！此事須是命根下刺一刀底人始得，我者裏刀刃上取人，容你眨眼不得。」
問：「縣邟擦手時如何？」師作聽埶。僧理前問，師云：「三生六十劫。」
金雞啟教授參問：「趙州到投子，子過茶，州不顧；侍者過茶，州為甚禮侍者三拜？」師云：「山僧亦合禮你，你作麼生會？」啟領玄旨。有〈偈〉云：「复將三拜驗天人，石女聞之也斷魂，赤眼波斯來何早？金雞啼上鐵昆侖。」師然之。
石林誰維那參，師云：「鼻孔向下垂，眉毛橫兩截作麼生？」誰釋然禮拜云：「觀誰終不敢忘和尚。」
欽山僧參，師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眼前是甚麼？上座有會處，下一轉語來。」僧無對。
問：「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時如何？」師云：「女信不及邪？」
慧月亮西堂問：「寂亮在天童曾問向上一著，千聖不傳意旨，未有入路，即今和尚如何指示？」師云：「輕舟浮水面。」亮於言下豁然，禮拜云：「喜得今日問過。」
師因肩複下山，遇張沒量居士問云：「何不累侍者？」師云：「不欲假借人。」士直走而去。
問：「臨濟三玄、玄沙三玄，是仝是別？」師劈脊便打。
問：「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云：「縣邟解點頭。」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一鋸葫蘆兩把瓢。」
師問壁侍者云：「女會佛法麼？」者云：「去年會，如今不會。」師云：「如今為甚不會？」者云：「早無管待，用會作麼？」師

云：「放女一頓。」者禮拜。
師與壁侍者山行次，師問：「如何是正法眼臧？破砂盆。你作麼生會？」者云：「某甲不是弄淖人。」師云：「不弄淖怎見洪波？」者云：「洪波在甚麼處？」師以杖畫兩畫，者揭涉曰：「莫淹殺某甲好。」師頷之。
師因座主問潙仰九十七圓相意旨，師以拂子畫相示之。主抹卻，師复畫，主又抹卻。師云：「吾不畫，你又作麼生？」主芒然，師云：「販私鹽漢放下著。」
師一日舉楞嚴事究竟堅固，因擊碎茶桮勘眾云：「你道是堅固？是不堅固？若道堅固，山僧已擊碎矣；若道不堅固，古人為甚如此道？」
瑞環陳居士入山，師舉六祖〈轉識成智歌〉畢，徵云：「作麼生會？」士豁然云：「向來聞和尚恁麼舉，如鐙景裏相似；今日聞和尚恁麼舉，洞見和尚為人徹頂徹底處。」師云：「試道道看！」士拍手大笑云：「莫道某甲無語好。」師休去。
明玅陳道婆參竹篦子話有年，一日於轉車處忽然有省，入山飯僧，問：「承聞和尚打碎茶桮驗事堅固是不？」師云：「是，女作麼生？」婆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師通。」乃轉身禮拜而去。越五年，示微恙，有〈偈〉曰：「來是誰來？去是誰去？兩腳長申，如是如是！」師聞而許之。
明理陳道婆入山飯僧，適師為天童悟和尚舉哀，燒香畢，婆入來云：「久仰老人，今日得禮三拜。」師云：「道得許你禮拜。」云：「恁麼不消得。」轉身便出。
明道黃道婆因乞法語，師命僧持去，婆接得云：「和尚來也。」僧云：「在甚麼處？」婆擊案一下云：「見麼？」僧無語，師聞許之。
王道婆送子出家，請師上堂畢，婆指子曰：「且道此兒還承當箇甚麼？」師便打，婆自怪云：「也是句賊入家。」

法語

示玄詞西堂

常遊楚之南北，而遍覓一箇不畏毒害吞舟之鯉，盡其伎而莫之得。客歲天皇山中不下千人，獨一尾肥壯赤梢，頗有意於竿頭，大約為文義網羅，一時卒難及第。今夏率仝志將華嚴命來，堅請樹法幢之於此院，又得一夏盤桓，而腳跟下一似安妥，第力量一時未充，乃

書歷來相見之語以嘉其志。山僧雖他往，亦可極力進道，須待臨機大發，殺活自由，來尋山僧，何愁不點頭也哉？

示參原熊居士

佛祖盛化，從昔至今而聲揚萬世，無有一人不深操遠進稱了事人，必也打起一片長遠鐵石精神，未透者必欲透、未徹者必欲徹，然後始承接得下。居士既欲為之，亦必也切切諄諄萬年一念，不讓楊內翰、李駙馬一絲豪許，而山僧豈不忻然相印邪？

示三和張居士(懋鼎)

一千七百則鐵饅頭，打得開、咬得碎，何愁盡大地不光明，亦會萬物為自己矣！碓嘴生華、枯椿結果，豈虛語哉？只怕箇綿綿纏纏於世情中膠死了，則錯過生平好消息也。山僧如不道過，異日又說我孤女學道之志。然必須放下滿架書，與令兄沒量切磋一上，又是兩蘇在我堂裏也。公其勉之。

示自文禪人

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直須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做領布縿重七斤」頓在面前。行住坐臥也在面前，穿衣喫飯也在面前，屙屎放尿也在面前，待客迎賓也在面前。無一時雜談、無一時戲論，終日竟夜豎起眉頭、青著嘴臉，勿懈勿怠。如此做去五年十年，若不寤道，山僧頭在頸上，女來截取去做箇澆屎勺子。

示玉莽熊居士

學士家道心壁直，無一絲委曲、無一豪私染，終日浩浩地裏，於兒女叢中不著纖塵竟界，住在世閒，盡其壽命七八十歲，不怕病魔不畏生死，學地如是，可謂不出欲界而入佛界，山僧豈不羨慕也哉？又云：「住在世閒，作事弘廣，客來待之以酉；僧至供之以茶。」謙而有禮，威而有德，一步步蹋在實地上，有何天堂地獄？惟只一箇本來面目與之仝生仝死、無壞無滅，則真火中蓮華也。

示見莽

真實為生死，須自己衣單下看是何物，行住坐臥不可打落無事甲裏，穿衣喫飯不可走入瞢懂袋中，畢竟要覷透根源、見徹窠窟，然後兩手禽著此物，冷笑一場來與山僧相見，即不孤女勞力於此保社也。

示會極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近飄颺，學輕細；近渾厚，學朴實；近操持，學勤習；近端嚴，學誠意；近文藝，學詩字；近蓮社，學念佛。苟能如此行持，可謂遇竟逢緣，會其至極。所言至極，非從人得，從人得者斷斷不是真正消息。

示古山禪人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者箇說話，明明只在目前，不能領會，恰似明眼人落井相似。然既不能如此，只須向目前橫看豎看，三千里外撞著箇無髭須底胡子，切莫錯認。

規約

者鼓笛，自我初祖東來，打者不可勝紀，然未免鈍置英靈，屈仝中下。山僧既是他兒孫，似不必以陳爛繩黑而縛諸人於保社者也。第近代以來識心紛擾，不無放蕩，而縱情之極，只得又將從上老和尚用過底事件揭出，惟吾徒遵之守之，俟啐地折、爆地斷，然後罵我魔魅人可也。
瞿曇老人一華垂示、兩手分付以來，而東西兩土代代相承，莫有一人一世而不以深進遠操、洞貫古今、聲揚萬世為急務也。今之禪人猶古之禪人，今古[罩-卓+千]閒，而法範焉有不陳不嚴乎？余既濫當是任，不得已乃揭數條於僧堂，諒諸人亦必不以跛腳粗漢是厭良為賤也，宜共遵之。

佛事

自安然上座火。師拈火苣云：「會麼？者便是自安上座本來不昧底面目，其來也自安，其去也自安。既然正恁麼時，如何是他末後一句？」以火苣攛下云：「只此堂堂火把子，山色谿聲白燄中。」
大覺寺定光耆宿火。定光大師九十年於盛山峰頂般弄佛祖公案，如今一旦斂衣辭眾而去，可謂來亦無所從，日明東嶺；去亦無所至，

月照西村者也。雖然，末後一著猶要棲靈與伊點出。以火苣攬下拍手云：「歸去來！歸去來！」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三

住開縣棲靈寺門人完矩錄

書問

與瑞環陳居士

雪山老子常言：「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此老子一片苦心，徹底要人當下寤去；而人只不肯，盍忽於平常返欲務高求深良可歎也。公肯信此言之切而當下寤去否？如不能，切須留神，不可甘為經史耽誤平生。前之人，即塵勞中做去者有之，即潔白中做去者亦有之。第塵勞中拔出為百當千，了者常十一；而潔白中得來為百當千，了者常十九，此輕重之效也。能於二處做得去，此又真火中蓮、丈夫漢也。山僧在荊南煙霧中，回首夔門儼在天上，安能與公把臂快談乎？為道自佳，餘不備。

與笑一法師

湘南領眾，刻不容離，何能謀面談鄉井中清話？直令人隱隱作凌雲想耳！聞足下論《法華》於天門，而深固幽遠之寶所當陽道出，參請輩覿面相承，余實躍然無休也。遣人趨座拾取毒言，不識足下毒腸以為何如？附後小偈：「靈山未散語何真？栗棘吞來怕殺人，竹杖仝君歸錦里，鑾師席上醉華春。」

复笑一法師(附來書)

至人應運，古佛為心，終不以譏刺、愛譽為二，而來教長箋批答，分析過當，詞气少貶，詎非夫子有蓬之心也邪？足下大見，何薄且陋乎？前之人擊塗毒鼓、灑甘露漿，莖艸見瓊樓、須彌置芥孔，固非淺見可能測度。然余猶少羨於足下者，盍鑒祖、鑾師皆出吾蜀，疑足下亦其人之流亞，實用繾綣待以智者，又譽以毒言、毒腸及小偈云云。孰知只泛泛一支講人，實未夢見實際理耳！既非種艸似不當論，而武陵龍孝若常言：「足下曾見雲門和尚，素有良遂敲門之勤。」今來諭「鄙辱殆盡，誠白面書生之淺見，能不錯會余相愛者？」就來諭而試一論之。先德常言：「是賊識賊。」足下不妄稱誤作亂吼爭光，安知人妄稱誤作亂吼爭光乎？然不知此種種，亦何常不入正受不是玅理？所謂與諸勞侶仝一手作。倘學不如此，不無

師子咬人、韓盧逐塊，實可憐憫者。至於「太虛玅體，西氏丰神，不令稚子管窺、醜婦顰效，余恐羊質虎皮、雞心鳳狀，大為人所笑也。」噫！足下識見只合美以紅蓮舌、白玉齒，不合稱以毒言語、毒心腸。烏乎！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有旨哉！有旨哉！

艸昧世界，機智人心。魚目妄稱明珠，山雞誤作彩鳳。碔砆與白璧爭光，狐狸仝獅子亂吼，良可嘆也。予不欲以太虛玅體受稚子管窺、西氏丰神令醜婦顰效，於是偕二三好音，嘯傲於煙雲之上；五十知非，養恬於丘壑之中，乃予拙計也。聞老和尚於深山窮谷而棒喝交馳，費精殫神而平常少會，非大手段、大力量者不能。予欲向癡人前說夢，恐釋迦老子笑我也。忽接來教，大章大書未必出自老和尚親手，而中閒語句恐門弟子向口角邊取錄也。感謝感謝！俟遲，特謀一晤方面布，不悉。

复若明請住德山

鑒祖老人唱龍潭宗旨，於是山每接納四來，棒如雨點亦如燒尾，辟歷幾七百年，絕無繼此席者，而是山七百年竟寥寥耳！上座既惜此席久虛，乃有是命，欲山野極力扶持，其見可謂偉矣！但山野適有芰荷衣、松華食之想，其志既堅，似難回策。上座的欲完此段公案，亦應待其時、待其人，而不可艸艸光景，當亦如鐵而老子斷盡人知解，不惟不媿老人，亦不辱足下知人之累。

复亮西堂啟教授

正欲走金雞尋二公談還鄉曲與物不遷之旨，何期先辱華札，字字珠璣，誠得我悟師翁棒頭消息者也。山野寧不羨且賀哉？手教問山僧在萬峰時事，萬峰唯打幾頓，絕無物與人，臨濟兒孫何堪預數？二公過譽，使汗下浹背也。邀住金雞，即當如命完此口願。第方退藥山院，而諸剎皆有命，以我病足未得少瘳，安能一一酬之？然金雞雖不能久住，當必過看作三日談耳！不盡欲言。

复李修吉居士

來楚二年，法幢三樹，意覓一具眼人不得，何天假其緣相遘於仙眠洲上？說及此段光景無不相信，但試稘迫，不得三日提點耳！昨雖快談，不過艸艸，而一口气怎能說得到底？居士气宇雖不減石公、龍湖，也須久久方能盡善。古人有生來淨潔者、有學問淘洒者、有

工夫磨煉者，閱來書，似在第三方得徹頭。倘船子可，能留一日，再來痛領談笑鍼錐、瞎揚棒喝，作赤身擔荷人，無自甘門外。

复元璧金居士

向史書上楷模道理，恐不能作了當人。何也？公以孔、孟比大鑒而先，朱、程比臨濟而後，胸中何重前而輕後之甚邪？既朱、程比臨濟而後，則臨濟而後盡屬知解？雪竇云：「此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若論大鑒而先，即玄元蒙莊猶尚不類，奚仁義之道一門哉？從上來事如大火聚，觸之則燒，公謂縱禽便利可乎？不但不識古人，且不識古人用處，誠景響中事，無怪乎山僧語直也。倘把古人用處頓向面前著實理會，久當親證，始知不是縱禽、不是便利，亦知山僧不女欺也。來書有「向道最為堅固，切欲實證」等語，故據實寫來，諒必不气悶下筆沒人情也。

复白拈張居士

來諭「生此季世，爾我皆苦，回望天竺尼山，真雲泥殊繼也。」大約過量人斷出此苦之外，又何須論天竺尼山之樂而爾我不樂為哉？然山僧正好向一步一跛處示人，爾亦好向呼奴喚婢邊作用，若身若世總是當人本地風光，誰見有一絲豪身世為苦樂邪？幾時策俊骨過我，聚話一上何如？

复困菴龔居士

如何如何，一任卜度？若據者箇，居士實未得在。不見認著依前不是，不認著依前亦不是。認與不認，居士如何承當？又謂：「棒之與笑，本自無殊，一任卜度，但屈殺古人多多也。」然者箇即韓、白、蘇、黃尚未夢見，況居士種種見解乃能得入路邪？至於近與不近、來與不來，山僧放居士二十棒，免得葛藤蔓延。

复淨土寺淨峨禪人

萬峰老人祥符解制，复有黃龍之命連書相喚，欲山僧往黃龍，但不知何所教也？今又一書敦催，乃破暑而去，則前所許者實難如命，況搀葛藤念子，山僧灰冷久矣！如的欲完此因緣，可請徹兄甚妙。徹兄是山僧素所知者，二十四部無不洞淵造微，如舍徹兄而外，山僧莫得而知也。

复王方伯狄雲居士

住方城山日，常在師僧前稱說居士見宰官身護持我法者，適誦大教，至欲聆風旛之說，則已在公筆尖上漏洩了也，又要山僧矢上加尖，得不為葛藤禪所笑邪？如公識得，便是放心時節；不然，還須共山中人住幾日，不致作門外弼，終門裏相公也。

复長眉羅明府

土廣人稀，山僧素所慨者。長樂菴得公金石之談，山僧眼中意中不覺光明，此何修而能致此也？前牛山亦承公與之酬唱激揚，不然，何能使新寧道俗沾法利如是之沃也？適又承多寶臧中迻來利益人天，山僧汗顏，統此致謝。

复懋中朱居士

荊楚間每晤士大夫言及此事，無一二不怖毒害、能可其意者，故買輕舟溯流而西以尋亮座主舊址，對猿鶴、招麋鹿，誦箕山、燕蕨薇為樂。不意慈利多有辣手阻我蘭橈，而复有居士，豈悅老再出，無盡後來乎？請過青蓮山中重論末後句子，勿為紙墨交可也。

頌古

世尊初生

僧祇一片苦心腸，展手纔堪示四方，若是獨尊天地事，不須扶過祖師堂。

大慧舉竹篦子

匹馬西還無一薦，樓前空歎穿楊箭，來時祇想論神功，爭奈宮中不召見？

世尊答五通仙人

堂堂大世尊，那通亦難窮，漫穿鑿，枉費工。良久云：「春風依舊五湖中。」

善財度草

能殺能潛，只一莖艸，者裏不會何處討？善財善財，莫被謾好。

不落不昧

不昧不落，前錯後錯，春風起洛城，華鳥不見過。過！也是大蟲看水磨。

十智仝真

百二嚴關欲上難，不知別路向長安，一聲喚得故人出，綠酉紅亭奏合歡。

楊岐示眾：「老僧舉則公案布施大眾。」良久云：「口只堪喫飯。」

九十老婆逞玉顏，不知雪已覆雲鬟，旁人卻道風流甚，別是天地非人閒。

南泉斬貓

手中寶劍起龍文，百二河山蕩最氛，從此太平消劍戟，更無戎馬度河汾。

黃檗打臨濟三頓棒

無耑三度上雲房，六十頭皮起禍殃，寄語諸方當著眼，何須清濁費商量？

裴休丞相問黃檗壁上高僧象

畫人不會畫人心，何似人心會畫人？欲識畫人端的意，等閒喚處句來親。

趙州三佛

木佛泥佛與金佛，何常不是大人作？只是當年老趙州，不曾把定末後著。

婆子燒菴

無耑突出向雲中，一片寒天起黑風，好箇金輪無艷色，回頭猛火在牆東。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雲門屎橛，人多气急，屈指算將來，九九八十一。

夾山見船子

全身分付不須疑，才有絲豪便見欺。末後著，知不知，覆船入水也多時。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拈茆弄帚，括地埽天，絕無好醜。我腳驢腳，步步蹋著，引得兒孫，無繩討縛。人人生緣，種地耕田，驀直一路，蒼天蒼天。

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

蜚鳶嶺下陬雲黑，捉得玄沙者箇賊，切卻尾兮斫卻頭，銅睛鐵眼認不得。

睦州見僧便云：「見成公案，放女三十棒。」

劈頭把出驗來人，匝匝清風繞客身，既是金蘭莫逆友，何須戈戟暗中陳？

拾得曰：「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無瞋無箇戒，無心無箇家，我性與你性，擬合即成差。

僧問破山老人：「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時如何？」山云：「一箇斑鳩九隻鳥。」

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箇斑鳩九隻鳥，飛來飛去樹梢頭，鬧轟轟地生煩惱。

龍城元徹禪師示眾：「眹兆未分，總是者箇○；兩儀既判，不離者箇○；即今縱有者箇○○○○○○，不出者箇○。」

分不分，看此閒，不須一箭過重關，堂堂便是長安道，趁柳尋華白晝閒。

龍城又示眾：「有時一棒向活路上尋死人；有時一棒向死路上尋活人；有時一棒教伊死也死不徹、活也活不來，立地恁麼？」

棒頭下下且精明，殺活雙章不著情，分明一一重拈出，不是五千舊葛藤。

分鐙偈

付廣福大儀觀誰長老

嵩少東來直指禪，令行吳越复西川，棲靈更付臨筇竹，惡辣聲名自此傳。

付洛浦慧月寂亮長老

蘭江渡口令初開，鐵鑄才堪入室來，竹篦堂堂三尺鐵，馮君拓上雨華臺。

付金雞大仝照啟長老

天篤傳來事事昌，如何更有別商量？藥山一缽親分付，好去烹泉濟十方。

付棲靈頑石完矩長老

山亭一語絕多疑，衣缽今朝可付之，歸到漢豐全正令，青山不許著便宜。

付牛山見斯圓照長老

十載巴東毒鼓鼙，聞聲死去已多時，穌來可繼牛山席，滿院華飛信益奇。

付方城獅巖果霑長老

指月室中喫棒回，方城寺裏吼如雷，重重惠女桃支杖，一任英靈四海來。

付廣福可雲果霽長老

十分膽气壯如雷，曾在棲靈中毒來，此法和囊分付女，山頭藥鋪任從開。

付張懋德居士修之別號沒量

拈華微笑到今來，六十八番正令開，且喜新安張沒量，棲靈門下和歌回。

付熊之奇居士平原別號止白

桂楫中流兩岸秋，悄然繫艇大江頭，綸竿才向蒼龍窟，好箇金鱗躍上流。

付張允中居士則堯別號白拈

牛山一棒斷人魂，活得來時是上根，今日丁寧為聖種，堂堂誰是俗兒孫？

付熊之京居士大原別號玄倩

曹溪春色十分闌，一片清香誰解看？獨許大原先得意，東風迢遞入長安。

付胡齡祺居士是渠別號實參

濟北宗風萬古春，華香鳥語意偏新，蘇黃當日聲名重，今日峰頭女更親。

付張懋學居士二卯別號文禪

指月園中碎頂門，烏紗猶帶棒頭痕，寫來一句知心話，不是愁人也斷魂。

付陳正道居士瑞環別號明珠

烏紗叢裏道偏孤，昨夜論心理目符，磚鏡堂前月更皎，許多梅柳盡垂珠。

付王珍居士思修

六年死志出頭來，語默相投果俊哉！此去燕居茅屋下，春風秋月任徘徊。

付王裕甲居士玉澡別號海艇

烽火極天物不寧，門庭冷落不堪聽，曳回拄杖誰能委？付與吾徒萬古馨。

付熊之哲居士參原

一曲衷腸欲話難，先宗獨許默中看，誰知俗子豁開眼？拂袖還鄉理釣竿。

付陳道婆明玅

盛山幾度已曾說，法眼圜明性自悅，末後還鄉曲更清，吾徒豈是空饒舌？

付陳道婆明理

十載殷勤豈偶然？江風明月是單傳，等閒識得竿頭意，秦國何勞說後先？

付黃道婆明道

生平直以道為先，渴飲饑餐豈妄傳？授女龐婆回向句，谿山雲月祖師禪。

付王道婆玄明

蘇迷盧竟鎮海瀾，分明說在一豪耑，山僧不必重安柄，法乳從今任爾餐。

付熊道婆玄印

打碎無明窟可全，靈昭百艸又重詮，臥龍意旨從今得，任女油餈擿市廛。

雜偈

山中吟

我居山，無奇特，食黃精，燒松葉。閒不過，長自吟，三四句，寄知音。

翫月偶成

海上古明月，遙遙來古松，夜深雲散盡，緲緲欲相從。

漢豐道中

攜杖歸來晚，落暉返照東，谿聲亂石裏，山色莫煙中。

示頑石矩禪人

頑石本無情，點頭情自可，乃知生公徒，當年未負墮。

解嘲

無道人情好，人情返复閒，不如支枕臥，百事何相關？

示笑月初監院

洞壑深如此，公卿少干謁，悠然萬事清，笑入松邊月。

睡佛池

山頭一箇佛，半在水底眠，鐙火不相照，明月卻高縣。

一笑亭

碧色媚孤山，萬竅來怒號，大江自前橫，笑歸來時道。

示止白居士

趙州道箇無，子湖教看狗，山僧無法說，拂子驀打口。

示明峰監院

身住無塵地，心空亦是禪，偶來石上坐，峰月落飛泉。

答生死真妄問

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身，非生亦非死，非妄亦非真。

示若洒禪人

一念心清淨，光明猶若洒，直透威音前，何處狂妄起？

示孫居士從聞

幾度入青山，草鞋也蹋破，如何不自知？還來論者箇。

示印石禪人

餘霞散成綺，澂江清如練，天水兩相望，化為石一片。

示明節禪人

出郭居松山，日日營何事？獨有古人禪，平常不虛棄。

山居

挂笠夔州幾載，了無一事可人？惟有峰頭明月，往往來來自親。
自余住此山中，白雲半屋常閒，日裏松閒鳥語，夜則衡門不關。
山深杳無人跡，獨有麋鹿為鄰，負杖有時出戶，遙見食野之蘋。
散步行到谿口，萬樹鳥語華香，忽見飄風驟雨，急向古穴岩廊。
千里萬里月色，三峰四峰秋光，樂則高歌一曲，倦則斜枕石床。
攜笻剛到岩谷，又聞石磬鏗鏘，緣徑徐徐歸去，沙鐺已孰芥薑。
山中雖無奇處，林泉也勝長安，饑來幾碗薄鬻，困則一箇蒲團。
疇昔山翁行腳，草鞋蹋破幾[阜-十]，今日高眠絕頂，任他佛來祖來。
居山沒甚生涯，直條拄杖袈裟，閒到岩頭趺坐，笑落幾點梅華。
山色谿光[阜-十]裏，只好埽地焚香，如論祖佛公案，任他浩浩商量。

題宿雲亭

白雲與亭似有約，亭與白雲亦相若，灑灑澹澹宿亭中，歲歲年年如旅泊。

贈美若蔣居士杰

八十二翁書草聖，江湖久矣識名姓，昨從岳寺遠相尋，一幅送余真遒勁。

送竺微和尚還越

隴西尚未盡風塵，此日帆開送別津，遙憶鴛湖如鏡淨，不知秋月照何人？

送知微禪人

白月高天去不疑，吳山楚水欲何之？草鞋腳底如能解，回首巴山意莫遲。

示淨遠禪人

擦手逍遙一著子，本無生也本無死，當陽一棒是根源，申腳原從縮腳起。

偶成

得休休處且休休，今日方知遠遁流，瓢笠好隨風月老，任他佛祖不為儔。

示月林禪人

茅屋雲中春色煥，千谿竹樹香風滿，有時支銚鬻清流，一气傾乾茶七碗。

過寶峰訪龍城和尚

野徑行來日已斜，雲中犬吠是山家，閣上經聲松外落，林崇也放白蓮華。

弔煙霞道士

一到人閒八十秋，心仝雲月自悠悠，夜來應有還鄉信，御鶴翩翩到十洲。

贈龍城本明徹和尚

十載離情欲洒難，蜀山楚水幾相看，歸來獨有龍城月，高映蘆華十七灘。

示法曇禪人

破雨乘風赤腳來，相逢一味喝如雷，如何當作衣中寶？依舊從前熱鐵摧。

破雪和尚訃至

一到渝州未十秋，煙華浪裏坐扁舟，錦鱗尚未吞香餌，何事絲綸即便收？

含璞和尚訃至

梁山笑聚萬峰頭，一別東西十度秋，此日芙蓉聞罷席，叢林寂寂與誰儔？

鐵龍山十首

一袋還山過嶺東，橫擔雲月杖頭中，諸方老宿宜公舉，漫謂歸貪枸杞紅。
香茅誅得鐵龍東，消受青山綠水中，自是清閒無外事，朝朝鉏藥旁崆峒。
深山別是一生涯，芋栗多收樂歲華，更有一般清趣好，西林日日起煙霞。
山中別是一清機，水當茶來雲作衣，世外高人如有意，何妨相繼到岛扉？
幾箇師僧住石泉，朝來飲食夜來眠，衣中一寶雖無異，大氐壺中別有天。
少林直指沒多岐，不用勞勞別覓之，秋月春華頻寄意，如何此外問真知？
破破茅菴舊舊床，十年坐臥此山岡，饑來自有松華飯，世外何勞辟穀方？
十年谿上牧牛兒，一片衷腸說向誰？獨有寒猿啼夜月，天明蹋破老松支。
冰霜歲莫苦東林，紙被蒙頭冷不禁，惟是菴前雙柏樹，孤根無改老幽岑。
從今一日不離山，萬事無為心自閒，竹杖倚松雲鶴靜，清風回首在嚴關。

示中樹熊居士

欲啼還笑都無意，別有商量落位次，翻复追尋聲臭前，何常不是如來地？

示印文

無文印子向空印，印住虛空空不消，急急歸來子細看，牛山聳出白雲霄。

示可雲書記

未透雲門一字關，茅菴且住白雲山，有時翻出平生手，一劍橫抽埽百蠻。

送允一壽侍者

十年隨侍鳳凰山，送女西歸白水灣，若到新安休住著，還須再上臥龍關。

示見宗

未破疑關見道難，疑關一破即長安，回頭卻有青山分，笑月吟風臥石盤。

示長木棟侍者

此日重來履碧霞，頭皮一擊血淋沙，堂堂好箇還家路，爭奈家鄉隔海涯？

示慧波玨侍者

女父宗儒女學佛，宗儒學佛事如何？猛然躍過龍門去，電走雲飛倒玉河。

與別眼熊居士

摶風帶雨上山來，短短柴門為爾開，格物頻頻言底事，子韶一笑響嵓隈。

示熊爾錫孝廉

勞君幾度到雲門，兜率何堪可共言？若論心原無說處，茶栝舉起便消魂。

复白拈張居士

臥龍無字到諸方，多謝少陵論短長，縱使文華雕刻好，勞勞未免費商量。

示甘使君六守居士

一繫扁舟到臥龍，心原細細論初終，回頭明月瞿塘上，冷冷清煇曜碧空。

示翼如禪人

泉向高嵓下碧天，帛拖一匹挂雲邊，煙波一似惡池出，白浪滔滔涌淡漣。

示雲海禪人

舟泊臨江鹿渡津，登山欲訪白雲人，風旛意旨如何道？三頓竹篦漫作瞋。

示徐成宇居士

十載滄浪理釣竿，蘆灣一曲和應難，不如且擿煙波裏，回首月高玉一團。

示璧侍者等三十餘人

令行四國已多年，未得英靈可息肩，報女吾將離四大，春風吹殺五湖船。
澡浴剃頭都不許，粗麻細苧不須陳，堂堂薦取臨行句，即是分身奉剎塵。
生滅無將來論我，此言終是著關鎖，欲知正見复何如？明月峰頭看猛火。
楚水巴山十四秋，說黃道黑豈無由？祇緣道大人難識，且暫高眠白月樓。
不是臨行寫熱腸，亦非無可繼衣缽，棲靈多恐久虛涼，珍重當須識本末。

法脈

圓完覺复，祖道常弘，鐙傳永世，紹續正宗。

(板存嘉興楞嚴寺經坊)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三(終)

夔州府臥龍寺字水圓烛禪師行狀

師諱圓烛，字字水，鐵龍其別號也。漢太師譙周之後。家安漢岳池羊山下。父聖功，母楊氏。生明萬曆乙巳十月七日，有異兆，人多奇之。五歲入塾，能誦四書，頗敦敏。十歲知《春秋》，能文，常喜與僧談。一日，父諧往山寺。有僧看經，因問：「看者何書？」曰：「《心經》。」曰：「借覽可乎？」曰：「可。」師遂覽。既歎曰：「此聖之至也。」自是以後有出塵之意，而不敢[日/絲]告於親友。年十三，將為納聘，乃惟曰：「塵網恢恢，不裂之於此日，而後欲解亦難也。」因見有衲憩樹下，而貌高古不類庸僧，乃問：「師欲何之？」衲不對，負囊而去。師雖不聆衲語，而心切慕之。一夜不樂，黎明即逸去。氐渝，追衲不及，急出峽，造江陵，遍謁名勝。忽見衲於千佛菴，急前揖曰：「師識弟子不？樹閒一別兩月逾矣！」衲驚且詰曰：「少年欲何事而遠涉邪？」曰：「乞師剃度。」納憫而收之。衲諱德崇，字大悟，是師從舅氏也。既脫白，勤習經律，而同列沙彌雖前十臘，不如師一歲學也。年十五，聞江浙講席半為蜀人，欲往參學，白本師，本師聽而遣之。由衡廬達建業，過武林，不入越歲，經旨遠造，一時諸師莫不嘉歎。忽動省親之想，買歸櫂到江陵謁本師而後還蜀，則親已逝矣！明年，往嘉州禮峨嵋，复欲下楚道梁山會明法師，與之論《法華》有契，留住分座說法。明法師臘尊學博，學者罕有契，而一見即許之，足見師之所造也。年二十五，開縣有知微、雲波者，仝瑞環陳公、星拱黃公，訝師大覺講《楞嚴》，自此則新寧之牛山、達州之黃龍皆師法席矣！崇禎壬申，棲靈寺成，眾以為非師莫主，公書迎師。師既居之，常閱《五鐙》，見德山、圓寤皆是法師，遂欲罷席叩宗旨於吳越，忽聞破山老人自嘉禾還蜀，在梁山太平又見提唱語，頗信服。時有僧坐僧堂前，師過都不視之，師疑而邀入問焉！僧曰：「某自浙來，以天童衣缽在蜀，固欲見破和尚耳！」師疾與之諧往。既至，見方丈，長揖不拜。明日平上堂，舉「德山見龍潭語」示之，師芒然不知是義所在。平召入室夜坐，不覺論之久，侍僧曰：「只一法師，而費此商量何也？」平曰：「是玉不可不琢。」越十日，襄香上方丈問：「佛說上中下修，未審修箇甚麼？」平曰：「修即不無，女且明道眼著。」又問：「如何是成佛根本？」平曰：「父母未生前薦取。」師曰：「某到此不會。」平曰：「向

此著力好。」時四方多故，而楚兵又將入蜀，因辭隱開縣之九龍山。居一載，疑情愈重，再往見平請益工夫。平曰：「工夫不到不方圓，著實理會去。」及平遷中慶，師又往見之，求入堂，平不許，師曰：「此回如不得入路，誓不出。」平然之。一日，聞維那月竹舟師說：「前有僧入堂，三日有省。」師被此語激發，頓不知工夫之切密而癡絕者三七日，因竺微泰師一喝，而師之桶底脫也。走上方丈見平，平上下顧曰：「者是甚麼所在？」師曰：「者箇所在不可說。」平曰：「你者說底鄴？」師一喝便出，平隨落堂。師問：「盡大地是一眼時如何？」平便打，師喝。平曰：「再試喝看。」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平曰：「伎死只如此。」師曰：「再有絕伎作麼生？」平曰：「重言不當吃。」師曰：「伎倆盡時諸念盡，猶來何處不稱尊？」平曰：「去年有供養，沒人還飯錢；今年有人還飯錢，又沒人供養。」師拍一拍，平便歸方丈。西堂珽師曰：「大慧十八寤，公得頭一寤。」師作〈偈〉見意曰：「迷則千差，寤則不別，十聖三賢，繫驢之橛。」一日，平上堂，師出拍兩拍便[釆/廾]卻席，平便下座。師呈〈偈〉曰：「當場一語絕家私，此意須還父子知，自是旁人空著眼，徒勞歎息鐵師兒。」平曰：「卻似有箇入路。」師曰：「也不可道別有。」平便打。因看「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又似墨黑，乃歎曰：「大慧何人，尚疑到喫飯不知舉箸？」因又起疑。後在書記寮偶與人語，忽然冰釋，上方丈見平，適平在火盧上，便拈火柴頭打出。師之有所得，心伏不住而歡喜踊躍，作歌詞偈句不知竟幾千也。一日過河口，忽念「木人夜半穿靴」之語，而一旦平妥，如雲出岫、似鳥飛空，絕無管待。閱五家宗旨如子猷青[毛*詹]，實我家故物也。
平，常書法語付師，其略曰：「字水灺公，得得破家散宅，來入者保社，捉余腳手，大放憨睡。饑餐渴飲，盡是本地風光；啄唾掉臂，全章殺活機柄」云云，乃以師為西堂。平應棲靈請，師亦在焉！及平住祥符，師遣人上書論「有鼻孔無鼻孔」往還三次，又常擊碎茶栝驗事堅固，則師之所造非淺，故沒量居士啟云：「三書扭折鼻孔，曾當場法戰古錐；一掌擊碎茶栝，輒尋常勘驗衲子。」盍本諸此也。其後師與破雪諸公祝平四十，平屬師與雪公共廣化門。雪回渝之西湖，師還夔之臥龍，將尋亮座主之山而為隱遯之計，年三十三矣！
新寧士大夫高師德風，以師名白郡，請出世於城西之指月，師幡然行曰：「吾不為而誰為？」於是歸者如市，即士大夫願假擇木堂講明此道者亦百人焉！由是漢豐之棲靈、江陵之天皇、慈利之華嚴、澧州之藥山、新寧之廣福，不十年則六坐道場矣！師說法有古德之風，故其上堂，如：「蝴蜨生枯椿，千古之常事；指物與傳心，早

落第二義。」又如「遊龍峰頂，猿鳥啼不二之圓音；指月竿頭，青冥[日/絲]無聞之般若。」又如「認著是，痛與一頓；不認著是，亦痛與一頓。昨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得安南信。」又如「秋色入慈昜，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有眼如不見。」又如「一浦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樹鳥啼不知晴明。」又如「鵝城峰碧，牛山岫青，不是古佛贏髻，亦非諸聖頂門。昨夜文殊、普賢疑到五更，及至醒將起來，依舊可憐生」之類。他如「開堂日，沒量張公居士請書雲堂額，師曰：『擦佛處。』以衣袖左右捣曰：『山川也是！草木也是！』」及四禪、四眼問答之類種種施設，若非深造遠蹈，安能如此直截痛快乎？即廁之雪竇、真淨、松源、天目、雪巖、高峰之閒，則亦伯仲焉爾！

師重道好德，不噬利、不榮名，暑寒一衲、飲食一缽，即錢穀如山、錦繡如市都不經眼，故凡師之及門，莫不以清白為行。所以師在棲靈日，有僧名全心者來，遺金三十，頑石矩公拾得，當白，眾無認識者。全五日後方覺，來白師，師曰：「在某處。」矩出金，原封未解。又笑月初公往淨土寺，拾金五十，歸白，師曰：「此必商賈所遺也，初當候而還之。」兩日後，其人來，倉皇之極，口數曰：「有死而已。」初詰之，其人曰：「兩日前遺下白金，是貸以糴米者，某家寒，將何以償？」言畢大慟。初曰：「無啼，金在我處。」遂出而還之。其人曰：「生我之恩逾於父母。」踽謝而去。如非師之好義，何能感及門清淨若此？則是師之皇皇德業，而揆筆舌何能殫述焉？吾蜀父老亦能道之，常曰：「為佛祖兒孫如吾臥龍老人，可謂不忝也。」

毅廟甲申閒，殺僇之痛、焚燒之慘，無寸土乾淨。師諧五七人避之方城、避之九龍、避之萬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縣，人與物無有矣！師以昔年參方，勇不避暑溼，惟以佛法因緣在意，不覺成患而損一足，此時履動非馬即輿，故不能遠去萬里外逃此大劫，乃於新寧之廣福為戎壘所有。幸師德聲素來遠播，雖持兵者亦知有師，競來禮拜奉以淨食并乞師懺罪，師盡陳以罪福、忠孝之事。皆曰：「吾屬本國家赤子，安能萌此不軌之心乎？此李某、張某陷吾屬於此，奈何？」師益就此指之導之，故殺僇少貸，吾仝袍之釋子亦賴此得免十一，其來集之及門，亦如臥龍時無減。此十二月十八日也。明年，逐營梁山，師目此竟非沙門所安。二月二十七告眾曰：「吾自為僧以來，不受不義之衣食，況戈戟中吾豈樂乎？自今日始勿進飲食，來月朔吾當出營矣！」營之愚者聞師言，恐失師，皆防之。至朔之子，喚侍者張鐙謂曰：「女為道，其努力之，吾以此時別女矣。」侍者求偈，師書數偈與之。又曰：「徐護法為師之重，獨不留一面乎？且坐脫亦化人之一助？」因勸請。至午，徐率眾

至，求說法，師忻然上堂，說法畢，端坐而逝，實乙卯三月朔日也。留五日始茶毗。其營中慕師者，皆持緞帛及沈水等香，競投薪中以表敬。及收骨，得五色設利若干，人皆爭拾之。骨臧梁山金城之西，胡氏萬松菴後，自此遐邇皆曰：「有佛矣！」師世壽四十有一，臘二十有八。室中親印弟子，大儀誰公等七人，居士沒量等十人、婆子明玅等五人，其受化獲益者千萬有餘。師語錄，初，誰公裒刻於棲靈者八卷；次，亮公裒刻於藥山者又八卷；次，矩公收全錄裒刻於臥龍者總二十卷。今刻於黔南者，璧侍者囊中所存數篇，非師全璧焉！烏乎！師為一大時宗匠，道沖德備，嘉言懿行，揆焉能詳述[日/絲]揚於天下，使仝事之人知師之所造乎？揆懼湮沒，乃不過狀其人所共見，俟大手筆為師作塔銘者有所考。
住夔州開縣寶峰法姪明揆謹狀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